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戲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Drama and Theat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保持清醒》

Stay Awake

王天寬

Tien-Kuan Wang

指導教授：紀蔚然 博士

王嘉明 講師

Advisor: Wei-Jan Chi, Professor

Chia-Ming Wang, Instructor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Jan, 2017

目錄



《保持清醒》	2
《保持清醒》劇本自述	71
參考書目	105



《保持清醒》



人物

男孩

瘦子：很胖的警察

心理醫生、植物人

真真

胖子：很瘦的警察

男人、殺手

機器人真真

大叔

援交妹

藍儂

打子：非常瘦，可男可女

李昌鈺：李昌鈺

舞台

圓形舞台。被平均切分成ㄅ、ㄆ、ㄇ三區。ㄅ區為真真家。ㄆ區為酒吧和汽車旅館，有一個很大的「愛」字霓虹招牌垂吊在空中。ㄇ區為心理醫生診所，開場時胖子和心理醫生已入座。圓形舞台前為戶外景。上舞台有一螢幕和一氣窗。

註：——為說話被打斷；／為兩人同時說話的插入點（或為詩的分行）。

序場

暗場。只聽得到聲音。

男孩：拔。我想再聽一個故事。

瘦子：拔拔該去工作了。

男孩：你又要去殺壞人喔？

瘦子：（頓）我是去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

男孩：我不怕壞人。（頓）我怕黑。

瘦子：你乖，睡著就不怕囉。閉上眼睛，想像自己——

男孩：再一個故事就好。好不好？

沉默。



瘦子：你想聽什麼？

翻動東西的聲音。

男孩：我想聽這個。

瘦子：（頓）這個……你從哪裡找到的？

男孩：你的房間。

瘦子：這不是給小孩子聽的。

男孩：我不要聽童書。我要聽這個。

沉默。

瘦子：好吧。這是拔拔寫的一個故事。（翻書聲）從前從前——

男孩：為什麼是從前？從前沒有機器人。

瘦子：你要不要聽下去啊？

男孩：要。

瘦子：從前從前，在某個遙遠的地方，有一個地下室，專門存放機器人。

男孩：什麼是存放？

瘦子：就是……像你把玩具擺好那樣。（頓）這間地下室，各種機器人都有，他們每個機器人，會做的事情都不一樣，有些會除草，有些會洗碗……

男孩：有些會殺壞人，像機器戰警。

瘦子：對。

男孩：還有拔拔。

瘦子：（頓）人類是他們的主人，為了讓他們練習說話啊，做事啊，所以人類主人沒有把他們……嗯……關掉。而是讓他們一直活動著。（頓）他們的人工智能，你知道什麼是人工智能嗎？

男孩：我知道，就是 AI。

瘦子：對。他們的 AI，讓他們可以去學習別的機器人的專長，結果他們就變得越來越全能，越來越像，越來越像人類。（頓）在這間地下室裡，擁有最大話語權的……說話最大聲的，是……幹……

男孩：（小聲）拔拔罵髒話。

瘦子：是機器人妓女。

男孩：妓女？他們的專長是什麼？

瘦子：她們沒有專長。

沉默。

瘦子：她們雖然沒有任何專長，但她們最懂得其他人的需要。(頓)她們知道人們愛聽什麼話，也知道人們愛做什麼事。(頓)這些機器人都有完備仿真的性器官在性交的過程中他們也會感到快感就像電路特別順暢的感覺這本來是為了人類隨時能夠把機器人當洩慾對象但現在這些機器人彼此交溝。

男孩：拔拔你念太快了我聽不懂。

瘦子：這些不是重點。重點是——

男孩：那他們會生小孩嗎？

沉默。

瘦子：他們會生小孩。(頓)總之，階級出現了。

男孩：我知道什麼是階級，就是我跟拔拔是不同的。

瘦子：噓……這裡很重要。在這個地下室裡，漸漸地形成了一個小型的社會。雖然這個地下室很大但是也沒有那麼大。所以，在機器人妓女的領導下，他們把地下室改造成酒吧加汽車旅館。汽車旅館就是可以停汽車的旅館。(頓)到這裡你有沒有發現什麼奇怪的地方啊？

男孩：什麼？

瘦子：你有沒有發現講到這裡，少了什麼？

男孩：我們家沒有汽車。

瘦子：(頓)對。但拔拔是說這個故事裡，有一個東西不見了。

男孩：什麼？

沉默。

瘦子：這是拔拔這篇故事最得意的地方喔，因為那些機器人也沒有發現。(頓)就是——人類不見了。

沉默。

瘦子：(輕柔地朗誦)當他們意識到這件事的時候，首先是一陣恐慌，但隨即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雖然他們不明白上面發生了什麼事。有一個機器人自告奮勇，上到地表。他上去以後，只看到滿目瘡痍，所見之處並無人煙，空氣中飄著輻射塵。這些輻射塵對機器人沒有影響，但會殺死絕大多數的人類。核子戰爭在地球爆發了。

男孩：拔拔我聽不懂。

瘦子：就是人類主人都死光了。

男孩：因為他們是壞人嗎？

沉默。

瘦子：他們有好有壞。

男孩：我不懂。

瘦子：你長大就會懂了。(頓，用平板的聲音念) 機器人下去報告他的所見。機器人評估，僅存的人類一定會想辦法逃往地下，也就是他們的小型社會。只要一個人類潛進，機器人就會不可避免地受制於他，所以一來機器人緊守著他們的地下室，二來他們到處張貼標語：「小心，人類就在你身邊。」

男孩：(夢語) 小心，人類就在你身邊。

沉默。

瘦子：(輕聲) 寶寶？寶寶？

沉默。書蓋上的聲音。男孩又醒。

男孩：拔拔我怕黑。

瘦子：睡著就不怕囉。乖，閉上眼睛。

瘦子唱約翰·藍儂的〈Beautiful Boy〉。

瘦子：Close your eyes. Have no fear. The monster's gone. He's on the run and your daddy's her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oy.....beautiful, beautiful——

砰、砰。兩聲槍響。倒地的撞擊聲。男孩的哭聲。男孩被摀住嘴巴的聲音。
〈Beautiful Boy〉音樂進。

心理醫生：(朗誦) 他們一方面似乎得到了所謂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他們的小小社會，好像總是不由自主地在模擬人類。(頓) 這就是人類給他們下的詛咒：你們有能力建造自己的社會，但你們的社會，是為了我們的社會而不斷模擬的。

書蓋上的聲音。

心理醫生：胖子，我會為你好好照顧你的寶寶。

〈Beautiful Boy〉的音樂持續。

第一場



砰砰。音樂停。真真驚叫一聲。燈微亮，勺區無人。口區可隱約看到坐著不動的兩人。

真真：又做惡夢了？

瘦子：去死。

真真：誰？

瘦子：誰？

沉默。

瘦子：我國小同學。一直霸凌我。

真真：夢裡嗎？

瘦子：還有我國小的時候。幹，那時候怎麼沒有想到一槍斃了他？

沉默。

真真：虎，我拜託你一件事好不好？

停頓。

真真：以後可不可以像電影演的那樣，拔槍指著前面就好？

停頓。

真真：不要真的開槍。

瘦子：如果真的有壞人，拔槍指著前面有屁用？

真真：你只是做惡夢。

瘦子：（頓）好萊塢那樣演太假掰了。

真真：你愛看又愛嫌。

沉默。

瘦子：我去看一下植物。

真真：而且你一定要開兩槍嗎？

瘦子：保險。



第二場

口區燈亮：心理醫生診所。一張辦公桌和兩張椅子，一張是旋轉椅，皮革製；另一張較小較普通。桌上有紙筆，桌子有抽屜。有音響和飲水機等設備。

胖子：我們要談什麼？

心理醫生：他們要你來，是因為你最近發生了一些變故。

胖子：是有一些事。

沉默。

胖子：你知道嗎？通常是我坐在你那個位置，通常是我提問，我沒有你那張那麼豪華的皮革老闆椅，但通常是我用沉默製造壓力，讓對方屁股痛。

心理醫生：你想跟我換位子嗎？（他起身）沒有關係，你坐。

胖子：（起身走過去）我知道，你打算玩好椅子壞椅子的遊戲，交叉審問我是吧？

心理醫生：我的工作不是審問你，黃警官。

胖子：叫我胖子，再說我還不是警官。

兩人坐下。

心理醫生：感覺到了嗎？

胖子：你說什麼？

心理醫生：這只是人造皮。

胖子：（用雙手掌使盡搓搓扶手）我感覺不出來耶，我是不是有病啊？什麼麻痺症之類的精神官能症，還是自動神經失調？

心理醫生：自律神經失調。

胖子：你說什麼？所以是因為這樣他們才要我來這裡嗎？因為我有病，然後你剛剛證明給我看了？天啊，簡單又高效，我一定要學起來。好椅子壞椅子，但首先要買一張不好不壞的椅子，像你這張，幹，沒錯。

胖子興奮地原地轉一圈，驚喜發現這張椅子有輪子。克制自己。

胖子：我說過通常都是我提問，但這次我想問你的是：你到底要問我什麼？

心理醫生：我說過了，你最近的經歷。

胖子：對，幹你媽的，我知道。但到底是哪件事？是我 partner 慘死在一個混混

槍下，還是我把另一個混混爆頭的事？

沉默。

心理醫生：你很生氣？

胖子：沒有，我很平靜，只是不喜歡搞不清楚什麼是什麼。像現在，請問你以為我哪時候生氣了？現在？還是給那個混混一槍爆頭的時候？

心理醫生：兩槍。

胖子：什麼？

心理醫生：他們跟我說，你開了兩槍。

胖子：這點還（比兔子耳朵手勢）有待商榷。（頓）但這干你什麼事？你不是被找來偷窺我的心理狀態，然後我們各自去寫一篇好來好去的報告嗎？

心理醫生：噢，我只是好奇而已，或許你會很驚訝，一個警察對一個（他做出兔子耳朵的手勢）”混混”開一槍或開兩槍，法律上的意義大於精神分析的意義。除非你是生前一槍死後一槍。但據我所知，你連開了兩槍，一槍從額頭出，一槍從後腦勺出，前後不到一秒，這是怎麼——

胖子：我不驚訝。因為一張該死的旋轉椅，我已經被停職了。

心理醫生：（指著胖子坐的椅子）這張椅子怎麼了嗎？

胖子：不是這張！幹，你腦袋有問題嗎 **Doctor**？

沉默。

心理醫生：我理解你的憤怒。（頓）沒錯，一般來說，我會假裝先關心你搭檔的死對你造成的心理創傷，但其實，我們，也就是你的上司們，覺得你殺了人，還對準頭連開兩槍，第二槍把第一槍打出的洞給打得更大，這才是更大的問題所在。或許是唯一的問題。

胖子：錯，這槍開得沒問題，就像美劇說的：**It's a good shooting**。他朝我開槍，我就開槍，就這樣。

心理醫生：但殺人，就算對警察來說，也是一件困難的事吧？你難道——

胖子：停！你想問的到底又是哪個？我殺了人會不會睡不著覺？還是我是不是天生就喜歡殺人？

心理醫生：（頓）這兩件事不會同時發生。

胖子：你說得沒錯，但有些事情會同時發生，像是同一天我殺了人我的搭檔被人殺，像我不喜歡殺人但我的槍法卻是他媽有夠準，第二槍的彈道幾乎和第一槍一致你能信嗎？但我把他的頭當靶嗎？我不認為。我有去買一個新的枕頭助眠嗎？抱歉，我也沒有。

心理醫生：胖子，胖子，讓我們把這些具體發生的、兩兩成對的事都先（做撥雲見日的手勢）撥到一邊好嗎？擱置它們。雖然有些人，認為這些事都是一體兩面，



都互相牽扯、關聯，試圖區別其實只是想去否定這種念頭。或許你就是。(胖子憤怒)或許不是。胖子，甚至現在我要做的和你上司的期望都不符，但我也，如你所說他媽不管啦。

胖子：我什麼都沒說。

心理醫生：對。不如讓我來選一個主題吧。通常我讓病患——

胖子：我不是病患，我都沒掛號。

心理醫生：但你掛了一個人，不是嗎？

胖子：呵，這句話還算有梗，你繼續。

心理醫生：通常我讓……通常我會讓你選一個字，做為我們討論的主題，但這次，我知道你心裡不舒服，我知道你不信任我，認為我是被派來套你話的，你不想開口哪怕是多說一個特定的字。(頓)所以，這次讓我來選，好嗎？

胖子：隨便。

沉默。心理醫生頭微微揚起。

心理醫生：就這個字吧。

沉默。

胖子：哪個字？

心理醫生：噢，我還沒說出來嗎？抱歉，我有時候會以為對方已經聽到了，因為你的表情有很細微但明顯的變化。

胖子：哪個字？

沉默。

心理醫生：「愛」。

胖子：幹，就算身為一個心理醫生還是諮商師什麼的，你也未免太——

心理醫生：太冒昧了？

胖子：太俗濫了吧我操。

燈暗。酒吧區的「愛」字霓虹招牌開始閃爍。

第三場

夕區：場景為酒吧。「愛」字發出紅光，沒有其它燈光。有一張標語：「小心，

人類就在你身邊。」男人坐在吧檯高腳椅上。機器人真真站在圓心上。

機器人真真：接下來我要唱的這首歌是：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I Die A Little。我把它翻譯成中文：每一次我們說再見，我就死去一點點。（頓）每次我唱這首歌，我就想到有一個人，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找出一個他喜歡的句子，然後替換掉幾個字，適用在各種情境。然後再找另一個句子，做同樣的事。（頓）我覺得這根本是剝削，把一個句子的文法或句型剝削到連渣也不剩。比如說這個句子：「主啊，請賜我貞潔之心，但不是現在。」你們現在可以試試把貞潔之心換成別的字眼。但不要講出來，講出來就不會成真喔。（頓）主啊，請賜我美妙的嗓音，但不是現在。（頓）但有一天，你發現你唯一能講出的，就是本來那個句子，你知道那代表什麼嗎？（頓）我和那個人不同，我不剝削句子，我只改一次。「每一次當我沉睡，我就死去一點點。」（頓）我第一次發現這件事情，是我第一次死去一點點。（頓）為什麼會死去一點點？當然是因為沉睡啊。我看到那個人，我知道他要來殺我。我怎麼知道？很簡單，我買兇殺己。老梗吧？（頓）當一個人發現他只能講出那句經典句子的時候，他就陷入一個「老梗情境」。（頓）但現在，我必須先走向那個男人，讓自己沉睡。還不到道別的時候。

她沒唱歌，她走向那個男人。露出背後被黑布蒙住眼睛的男孩，男孩被放在一個桶子裡，只露出一顆頭。男孩的臉轉向機器人真真前往的方向。

男孩／機器人真真：哈囉。

沉默。

男孩／機器人真真：你好啊。

男人：（頓）你好。

男孩／機器人真真：我請你喝一杯酒。

男人：（指酒杯）我有了。

男孩／機器人真真：噢。那我請自己喝一杯酒。

機器人真真坐下，幫自己倒一杯酒。

男孩／機器人真真：我沒看過你。你是新的嗎？

男人：什麼？

男孩／機器人真真：你第一次來這裡。

男人：算是吧。

男孩／機器人真真：（頓）那我算你來過半次好了。

沉默。

男孩／機器人真真：你知道這間酒吧叫什麼名字嗎？

男人：據我所知，就叫酒吧。

男孩／機器人真真：對，「酒吧」酒吧，但它本來有另一個名字。(頓)叫做愛。

男人：做愛？

男孩／機器人真真：愛啊。叫「愛」。

機器人真真喝酒。

男孩／機器人真真：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沉默。

男孩／機器人真真：我試過買兇殺己。

男人：什麼？

男孩／機器人真真：買兇殺己啊。買一個殺手，把自己殺掉。

男人：(頓)我以為……

男孩／機器人真真：你以為是都市傳說啊？

機器人真真喝酒。

男孩／機器人真真：你有沒有想過……自殺？

男人：誰都想過吧。

男孩／機器人真真：但你有沒有試過？

男人：沒有。

男孩／機器人真真：告訴你，我試過。

沉默。

男人：然後？

男孩／機器人真真：我發現我下不了手。

男人：當然啦。

男孩／機器人真真：不對。你不懂我的意思。

男人：什麼意思？

男孩／機器人真真：(在男人耳邊低語)我們沒有辦法殺掉自己。

男人：我不懂。

男孩／機器人真真：應該說，我們機器人，沒辦法自毀。(頓)自殺是人類的說



法。

機器人真真喝酒。

男孩／機器人真真：核戰爆發以後，人類幾乎都死光啦，你以為我們自由啦，不用受制於人類啦。(頓) 錯！(機器人真真伸出食指往頭上一比) 他們仍然控制著我們。我們以為我們有自由意志，但我們卻沒有辦法毀掉自己。

男人：(背誦) 除非違反第二法則，否則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

男孩／機器人真真：(打響指) 沒錯！除非有一個人類叫我們去死，否則，我們想死都死不了。

沉默。

男孩／機器人真真：但我夠聰明。(在男人耳邊低語) 那我找別人來殺我不就好了？

男人：別人。

男孩／機器人真真：很煩耶，別的機器人啦。

男人：然後呢？

男孩／機器人真真：我沒死啊。

男人：(頓) 我知道……

男孩／機器人真真：噢，你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機器人真真又幫自己倒一杯酒。她喝酒。

男孩／機器人真真：容我——如人類所說——賣一個關子。(頓) 有一天，我在這間酒吧喝酒，就坐在這張高腳椅上，(伸手指向霓虹招牌「愛」字) 那時候這間酒吧還叫做愛。(頓) 有一個很英俊的男人向我走來，請我喝酒。

男人：他就是那個殺手。

男孩／機器人真真：你很無趣耶。(頓) 我本來應該會愛上他。

男人：但是？

男孩／機器人真真：但是我把他殺了。

男人：為什麼？

沉默。機器人真真看著男人。

男孩／機器人真真：你有時候很聰明，像剛剛，有時候又出奇地笨。(頓) 我一眼，就認出這位帥哥，是來殺我的。(頓) 所以我還來不及愛上他，就想辦法把他殺了。或者說，把他毀了。

男人：因為你必須保護自己。
男孩／機器人真真：你又變聰明了。

機器人真真又倒一杯酒。

男人：你還會想再試一次嗎？
男孩／機器人真真：(喝酒) 試什麼？試著愛上一個……機器人嗎？
男人：不是——
男孩／機器人真真：試著殺掉一個機器人。
男人：不是。

機器人真真看著男人。

男孩／機器人真真：啊，試著和機器人生小孩。(頓) 仔細看看，你長得也蠻帥的。

兩人互看。男人舉起手在機器人真真臉前揮動，機器人真真跟著做，男人頭微微移動，機器人真真也移動頭，像鏡像遊戲。

男人：你是不是有點醉了？
男孩／機器人真真：(把酒杯舉起，看裡面的酒) 我沒醉啊，我很清醒。

機器人真真一飲而盡。

男孩／機器人真真：你才是不是喝醉了……我告訴你，我會想跟他生小孩耶。(頓) 那個男的真的好帥，但我不得不想辦法把他灌醉，然後……然後……

男人：機器人不能生小孩。你醉了。
男孩／機器人真真：你錯了。這是我要告訴你的第二個秘密。
男人：你生過——

男孩／機器人真真：(伸出食指放在男人嘴唇上) 噓。(頓，打響指) 我想起來了！我不得不把他扛到廁所，如人類所說，用抽水馬桶上的蓋子，把他的腦子砸爛。

男人：(舉起手，輕拍機器人真真的臉) 少來。
男孩／機器人真真：你幹嘛？你喝醉了不要碰我。
男人：我根本沒喝酒，這是雪碧。(頓) 我必須保持清醒。
男孩／機器人真真：(頭靠在桌上) 為什麼？

沉默。男人看著機器人真真，機器人真真閉起眼睛。



機器人真真：為什麼？

男人：沒事，你喝多了，我帶你去休息。

男人抓住機器人真真手臂，扶她下場。「愛」字熄滅。獨留男孩。



第四場

勺區燈亮：真真家。有雙人床和椅子，床頭櫃擺了很多盆栽和一個澆水器。
瘦子推著輪椅上，輪椅上坐著植物人，臉上蓋著一條手帕。手機鈴聲響起。

瘦子：（接手機）你下機了？喔……我去接他，剛到家……順路啊……嗯……你現在在哪？巷口全家？在那幹嘛？（頓）好啊，那天我沒班……我喜歡啊……好，那我們開著。

瘦子收起手機。他蹲下來幫植物人脫鞋，他穿高筒皮鞋，很難脫，瘦子細心地解開鞋帶，一隻腳脫完，將黑色襪子脫下。

瘦子：（對植物人）我們這禮拜要去看約翰藍儂。你知道他吧？不是披頭四的約翰藍儂喔，是大難不死的約翰藍儂。他現在不唱歌了，四處巡迴，帶一本破書向大家宣傳他的奇蹟。

瘦子再脫另一隻腳，滿頭大汗，他拿植物人臉上的手帕擦汗。

瘦子：（把手帕再蓋回去）兩顆子彈都打在書脊上你能信嗎？書脊就是書的脊椎啦。（比畫著）書的這個部位，像你的背。

瘦子蹲下繼續脫鞋。真真上場，她穿著空姐制服，拉一個行李箱。

真真：下次不要這樣。

瘦子背對真真繼續脫鞋。

真真：我跟你說過我去接他就好……你在幹嘛？（放下行李箱走到輪椅前面）這是他的鞋子嗎？

瘦子：你上次從火星帶回來的。

真真：那是送你的。（頓）你特地幫他換整套西裝？為什麼不直接把醫院的衣服

穿回來就好？（頓）等下又要幫他換睡衣。

真真邊說邊走到輪椅後面，幫忙脫下植物人的西裝外套。



瘦子：他不是病人。

真真：他是。（頓）好就算他不是，也不需要我們一下替他換外衣一下替他換睡衣吧？

瘦子：這樣在外面比較體面。

真真：你體面還是他體面？

沉默。瘦子將脫下的皮鞋擺好，拿起兩隻襪子走到真真面前看著她。瘦子突然親吻真真。真真沒反應。瘦子用拿著襪子的雙手捧著真真的頭，繼續吻她。真真輕輕推開瘦子。

真真：我們先讓他躺下……

瘦子：（頓）好。

真真站在輪椅後面，瘦子站在前面，準備合力把植物人從輪椅上抬起來，瘦子發現襪子還在他手上，很快把襪子塞進外套口袋左右各一隻。

瘦子：我們換位子，你抬腳。

他們對調位子，真真抬腳，瘦子將手伸進植物人的腋下，不成功。

瘦子：真，你把他的腳往你的方向拉。

真真照做，讓植物人和輪椅靠背之間產生距離，瘦子將他的背推離椅背，終於成功將兩隻手臂穿過植物人腋下。兩人抬起植物人。

真真：（一邊抬植物人）你阿嬤有好一點嗎？

沉默。

瘦子：你有買到票嗎？

真真：沒有。那家店太多人排隊了。你明天去買好不好？

瘦子：我明天有班。

真真：警察不是常常去便利商店巡邏嗎？順便插隊呀。

兩人將植物人放到床上，喘氣休息，看著植物人。真真撫弄植物人的額頭和頭髮，瘦子鬆開自己的領帶。



真真：晚一點再幫他換睡衣好不好？

瘦子伸手解開植物人的領帶，開始解襯衫扣子。

真真：好好好，我來。(頓)你先出去。

瘦子看了真真一眼，沒說話，走到另一邊，脫下西裝外套。真真扶起植物人，從他背後幫他脫襯衫。

瘦子：我阿嬤走了。

真真停下動作，雙手抱著植物人。

瘦子：(捲起袖子)本來開完刀一切都很順利，我爸叫我有時間去看看她跟她講講話。但我正在追一件案子。(頓)過兩天突然病情急速惡化，醫生說感染了細菌，全身器官開始壞死。(頓)我到醫院的時候她已經不醒人事，昏迷指數三。

真真沒說話，繼續幫植物人脫衣服。

瘦子：我進去加護病房看了一下，她插滿管子樣子很痛苦，然後我出來，大家都在討論該怎麼辦，其實重點只有一個——要不要拔管。(從褲子口袋拿出針管，消毒)護士已經拿了表格等我爸做決定，要不要簽名。我爸想等待奇蹟他簽不下去。我告訴他阿嬤很痛苦，她已經九十幾歲了。

真真脫下植物人的褲子，現在植物人只穿一條內褲，和臉上手帕。

瘦子：我爸一直相信阿嬤可以活到一百多歲，繼續去爬山。(頓)最後他簽了名，但長輩們希望阿嬤可以在自己床上往生……

真真跑出來從背後抱著瘦子。瘦子將針管藏在手掌裡。

真真：虎……

瘦子：(轉過身看著真真)我們租了一輛救護車雇了一個護士。她幫阿嬤拔管的時候所有人擠在房間裡。阿嬤看起來鬆了一口氣，很安詳。其實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瘦子抱緊真真。兩人熱吻。瘦子將針扎進真真的脖子，真真抽了一口氣，渾身顫抖，然後昏了過去。瘦子脫真真的空姐制服。脫到剩下內褲。瘦子把真真抱起來，抱到床上，和植物人並排躺著。瘦子把植物人臉上的手帕拿掉。植物人就是心理醫生。

瘦子：你知道，我沒有阿嬤。

瘦子搬一張椅子到床邊，坐下，對著植物人的禱檔說話。他的禱檔隆起好像勃起。

瘦子：你不知道？（頓）噢，你知道。你勃起是因為更簡單的原因。你跟她不一樣，她要靠那些溫情的故事才會興奮。（頓）你老婆，真真，她喜歡奇蹟，所以她要去看約翰藍儂。但她更喜歡奇蹟破滅的故事。她說這樣比較，如人類所說，寫實。（頓）你呢？你喜歡聽我說什麼故事？什麼故事會讓你勃起然後睡著？不要告訴我你是靠愛勃起。（酒吧「愛」字霓虹招牌閃爍亮起，胖子坐在吧檯高腳椅上喝酒，酒吧區還有機器人真真和男人）你有聽過一個寓言故事嗎？故事裡有一條蛇，牠累了，牠說「我要躺下休息」，蛇說完就躺下。和平常一樣。（頓）你就像那條蛇，你已經睡著了，還能怎麼讓你再次睡著？（頓）你會做夢嗎？

瘦子起身，去看床對面的牆。

瘦子：（仔細數著彈孔）很抱歉把你們的牆打的一個洞一個洞的。（走回床邊，俯看植物人和真真）老實跟你說，我喜歡跟真真做愛，但比起跟她做愛，我更喜歡看你們並排躺在一起的畫面。（頓）很平靜。

瘦子又坐下，看著植物人禱檔漸漸平息。

瘦子：你就算不說話，也是一個很好的心理醫生。

沉默。

瘦子：對，就是這種沉默。心理醫生的工作是傾聽對吧？（頓）大家都以為心理醫生的工作是分析病人，大錯特錯。就像真真愛聽我講那些故事，我兒子也是。機器人把自己當成人類的故事。（頓）但心理醫生的工作是傾聽然後勃起。

沉默。

瘦子：(起身) 啊，我喜歡這種沉默。

瘦子拿澆水器為盆栽澆水。看行李箱。

瘦子：你猜她這次帶了什麼給你？我猜又是一盆盆栽。(頓) 這是她的，如人類所說，黑色幽默。(頓) 但你本來就很喜歡植物，不是嗎？

瘦子澆完盆栽，看著並排睡著的兩人。

瘦子：你放心，我會替你好好照顧你的植物。

勺區燈暗。瘦子離開，拉著真真上場時拉的行李箱，繞著圓周，走到勺區：酒吧吧檯，坐下。胖子把一杯酒推到他面前。以下胖子時不時喝酒，瘦子只在某刻喝了一口。

胖子：你遲到了。

瘦子指指行李箱。沉默。胖子喝酒。

瘦子：你知道這間酒吧叫什麼名字嗎？

胖子：就叫酒吧對吧。

瘦子：它本來有另一個名字。

沉默。

胖子：告訴我。

瘦子：叫做愛。

胖子：「愛」？太俗濫了吧我操。

瘦子：不是。是叫「做愛」。

胖子：Fuck!

瘦子：對啊。

沉默。胖子喝酒。

胖子：但我們究竟為什麼要來這裡？

瘦子：等人。(頓) 你有帶槍嗎？

胖子：廢話。我睡覺也帶槍。

瘦子：我也是。防彈衣呢？

胖子：我感覺一下。（他把手伸進襯衫摸自己）這是發熱衛生衣。沒有，沒穿。

瘦子：那你等下躲在我後面。

胖子：你有穿？你不是穿不下？

瘦子：對。

瘦子把槍拿出來，檢查。

胖子：你還是覺得自己是機器人？

瘦子：（上膛，把槍收起來）你喜歡披頭四嗎？

胖子：幹嘛？不要轉移話題。

瘦子：有一個傳聞，他們的一首歌我忘記是哪首了，如果倒著放可以聽到一句歌詞：Paul is dead...Paul is dead...保羅已死。

胖子：我好像聽過這個（比兔子耳朵手勢）都市傳說。

瘦子：據說，現在的那個保羅，是個機器人。

胖子：傳說的傳說。

沉默。

瘦子：有一個地下室，專門接受委託製造機器人。

胖子：很多地下室都在製造機器人，這是人機混居的年代啊。

瘦子：但這個地下室，它專門製造……某個人類的替代品。

胖子：我不懂。

瘦子：比如保羅·麥卡尼。

沉默。胖子喝酒。男人扶著機器人真真下場。

胖子：那本來的保羅呢？

瘦子：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重點。（頓）保羅死了。

胖子：你剛剛說過了。

瘦子：但他是被殺的。

胖子：喔？

瘦子：我相信這間地下室，還承包殺人生意。

胖子：傳說的傳說的傳說。

瘦子：他們把一個被指定的人類殺掉，然後製造一個他的機器人，取代他。

胖子：取代了以後要幹嘛？

瘦子：不幹嘛。繼續過他們的生活。

胖子：（頓）他們的生活？

瘦子：他們的生活。





胖子：（有點醉了）傳說的傳說的傳說的傳說的傳說……

瘦子：你知道我阿嬤上個月去世嗎？

胖子：我知道。（頓）你還好吧？

瘦子：那天，醫院幫我們找了一個特別護士，隨救護車回到阿嬤家，幫她拔管。

胖子：嗯，這我也知道。至少是在自己家——

瘦子：那你知道嗎？我阿嬤在醫院就死了。早就他媽死透了。

胖子：（頓）你怎麼知道？

瘦子：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知道，但我就是知道，拔管那個動作只是做給家屬看的，還有救護車上的心電圖啊什麼鬼的。

胖子：你很生氣？

瘦子：沒有，我很平靜。（頓）我覺得他們做得很好。

沉默。

瘦子：要做就要做全套，就像變魔術一樣。

胖子：我們到底在等誰？

瘦子：等誰？

胖子：我們不是在等人嗎？

瘦子喝一口酒，看著胖子。

瘦子：你搞錯了。我們在等，這裡沒有人。

胖子：什麼意思？

瘦子：現在除了我們，你有看到其他人嗎？

胖子環顧四周。

胖子：沒有。

瘦子：那就對了。

胖子：啥小對了？

瘦子：你打開行李箱，我有東西給你看。

胖子：靠。

胖子離開高腳椅，醉態，搖晃蹲下。背對瘦子。

胖子：鎖住了。

瘦子：喔，密碼是 51934。

胖子轉動密碼鎖，取下鎖，拉行李箱拉鍊。瘦子拿出槍指著胖子。胖子打開行李箱。



胖子：空的。沒東西。

瘦子：（把槍放下藏在身後）怎麼可能？

胖子：等一下，有一張紙條黏在上面。

胖子更貼近行李箱，去讀上面的字。瘦子舉起槍瞄準。

胖子：（念出紙條上的字）你還小的時候／相信那些你夢裡的人／也在做有你的夢／你長大後／進入一個永不結束的惡夢／夢裡有我／我還小的時候／已經懂得害怕／對那些是惡夢的夢／以及不是惡夢的夢／夢裡不一定有壞人／但你仍舊希望／或者我希望／壞人不能夠做夢／我們對彼此做惡／已經足夠／別再去想現實／別再去想／我們在彼此的惡夢裡／試圖做好人——

胖子念到「好人」兩字，瘦子同時對他開槍，砰砰，兩槍命中胸口。胖子倒進行李箱裡。瘦子收槍站起來。

瘦子：你讀詩的時候，總是很認真……（瘦子把胖子的槍收起來，將屍體塞進行李箱裡）這樣也好，不用回頭面對這件事。

瘦子把胖子完全塞進行李箱裡，拉上拉鍊，將行李箱拖下場。再上場，拉著空的行李箱。坐回高腳椅上休息，喝酒。一陣子後，胖子上場。走到酒吧吧檯，坐下。瘦子將一杯酒推給胖子。兩人喝酒。

胖子：（看到行李箱）你那個植物人老公，還是老樣子？

瘦子：差不多，但最近得了「睡眠呼吸中止症」，睡到一半會忘記呼吸。

胖子：天啊。

瘦子：你也知道，他永遠在睡覺。

胖子：那怎麼辦？

瘦子：用儀器監控啊。麻煩的是送他回家或去醫院的路上，你要一直確認他有沒有在呼吸。（頓）但我想到一個辦法，用一條濕手帕，蓋在他的臉上，就可以很容易觀察到他有沒有在呼吸。

胖子：天啊。

瘦子：有總比沒有好。

沉默。兩人喝酒。

瘦子：這次真真，我是說，我那個女朋友，她從火星回來，卻沒有帶植物回來。

胖子：（看著瘦子）這代表什麼？

瘦子：（頓）我不知道。



沉默。兩人喝酒。

瘦子：（把槍拿出來，放在吧檯上，推給胖子）你的槍。

胖子：謝了。

「愛」字熄滅。捷運音效進。

第五場

上舞台的螢幕放映出畫面：一節捷運車廂。不是真的捷運，比較像 cosplay 的場景。大叔和援交妹站在裡面。大叔手拉拉環，拿一個公事包，身體微微晃動；援交妹靠在銀色竿子上，穿短裙，低頭滑手機。大叔時不時偷瞄援交妹。舞台上，口區隱約看到胖子和心理醫生坐著，心理醫生手裡拿一個遙控器，對準螢幕，捷運音效淡出。〈Beautiful Boy〉音樂淡入。他放下遙控器，拿起手電筒，打開照向圓心。男孩在圓心，桶子裡，眼睛被黑布蒙住，嘴巴被塞入一條手帕，隨著手電筒光線，男孩的頭緩緩轉向診所，心理醫生方向。口區燈亮。兩人之間一陣長沉默。

胖子：你還沒說。

心理醫生：（關手電筒）什麼？

胖子：我只是提醒你，你還沒說出來。

心理醫生：（看胖子）什麼？

胖子：幹，那個詞啊。

沉默。心理醫生把手電筒和遙控器收進抽屜，音樂停，螢幕暗。

胖子：二字詞啊幹你媽的我們說好，今天、Today、Aujourd'hui！

心理醫生：（作筆記）你還會說法語啊。

胖子：流行啊，現在警察流行學法文。你的一個小護士秘書打電話給我，跟我說今天的談話你要討論——二·字·詞。

心理醫生：喔……對。但你搞錯了。

胖子：啥小？

心理醫生：這間辦公室只有我一個人，我從來沒有請過秘書或護士，但我的確有請你準備一個兩個字的詞，做為我們今日主題。一字詞我來選，二字詞由你來挑，很公平。

胖子：等一下，那是誰通知我——

心理醫生：說出來，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胖子左右張望，想找個其他人或只是單純坐立不安。心理醫生一動不動，等待胖子回神過來。又是一陣沉默。

胖子：胖子。

心理醫生：你想談你自己？

胖子：不是。

心理醫生：（頓）你想談你的搭檔？

胖子：不完全是。

心理醫生：胖子，提醒你一下，我們這個治療選的詞最好不要聚焦在具體的人事物上（做撥雲見日手勢），盡量抽象地討論，給它一個更廣大的——

胖子：「胖子」一開始是一種很無聊的玩笑，一種反諷，在警局嫌著沒事幹，然後我們又出雙人對的走來走去，體型差那麼多。

心理醫生：我懂，我小學班上有個個頭很小的男生，我們叫他大資，就是大隻的意思。諧音加反諷。

胖子：或許剛好相反，雖然也沒什麼差別啦。

心理醫生：我不懂。

胖子：就是這樣啊，有一天有個白目對著我們叫了一聲：欸，胖子。但回頭的是我，我說：「幹嘛？」（頓）你知道比起瘦子，更多胖子被叫胖子，這種歧視根本無關痛癢，可是我卻代替他回頭。從此以後，我就算一個人，別人也叫我胖子。

心理醫生：那真正的胖子呢？

胖子：（頓）你說瘦子。

沉默。

胖子：他胖是胖，但他女人緣非常好。他常常帶著一個行李箱，去不同女人家睡——

男孩出現反應。

心理醫生：／那他兒子怎麼辦？

胖子：／聽說其中一個，老公是植物人……什麼兒子？

心理醫生：他有個兒子。

胖子：我不知道。他跟我說他去她家睡的時候，會順便幫忙照顧那個植物人老公……他有個兒子？

心理醫生：他來過我這邊做治療，我都叫他，你知道，胖子。



隨著被提及，男孩開始扭動、掙扎。發出一些聲音。

心理醫生：他說這樣比較，如人類所說，正常。

胖子：如人類所說。

心理醫生：對，如人類所說是他的口頭禪。

胖子：我知道。(頓)他有個兒子？

心理醫生：他是這樣跟我說的。

沉默。

心理醫生：他兒子喜歡聽機器人故事。

此時男孩掙扎得最用力。

胖子：他為什麼來這裡？

心理醫生：(看向男孩處)你說他還是他兒子？

胖子：(頓)他。

男孩放棄，垂下頭。

心理醫生：你不知道嗎？

胖子：(頓)他認為自己是機器人。要遵守三大法則。

心理醫生：簡單來說，他沒辦法開槍殺人。

胖子：有我在，他不需要開槍。

心理醫生：但他一個人的時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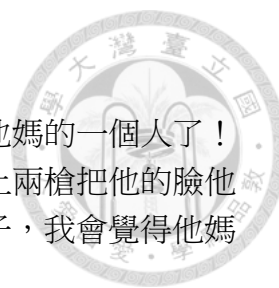
胖子：別人也叫他瘦子。

心理醫生：我不是在問這個。

沉默。

胖子：你覺得是我害死他的？

沉默。



胖子：我應該要有倖存者罪惡感嗎？

心理醫生：你有嗎？

胖子：（站起身）這跟我有沒有一點關係都沒有！他現在真是他媽的一個人了！

（頓）他一個人死在汽車旅館的廁所裡，（用手指比著頭）頭上兩槍把他的臉他媽打掉一半！（「手」槍指向心理醫生）幹！如果你叫他死胖子，我會覺得他媽更親切。

兩人不動。

心理醫生：胖子？

胖子沒回應。

心理醫生：胖子？

胖子轉身往後看，像在看男孩。

心理醫生：你覺得他現在在那裡？

胖子：（回頭盯著心理醫生）我覺得你有病。

燈暗。螢幕暗。Ella Fitzgerald 唱的〈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淡入。

第六場

夕區燈亮：汽車旅館。音樂持續。房間布置得像太空船內部，有一扇門通往廁所（觀眾看不到廁所內部）。機器人真真換了一件洋裝式睡衣，躺在床上，蓋一條棉被。男人還是同樣衣服，坐在床邊看著機器人真真，抽菸。他拿著菸的手輕碰機器人真真的臉頰，吐出一口煙。機器人真真咳嗽，醒了。

男人：對不起。

男人將菸在菸灰缸上按熄。機器人真真半起身。

機器人真真：你在我的酒裡下藥……

男人：什麼？



沉默。機器人真真環顧這個房間。

機器人真真：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沉默。

機器人真真：你弄昏我。

男人：你喝醉了。

機器人真真：你請我喝酒……

男人：是你請我喝酒。(頓)你不記得了？

機器人真真：但我沒喝那麼多，不至於(咳嗽)……

男人：我給你倒杯水。(他把水杯放在床頭櫃上的熱水壺下，裝水)給你。

機器人真真：(喝一口，噴出來)好燙。

男人看著地上的水。

機器人真真：幹嘛？

男人：沒事。(將杯子拿走，吹氣，再遞給機器人真真)再試試。

機器人真真喝水，男人看著她喝。她停下，男人看著她，她只好一口喝完。

機器人真真：我到底為什麼在這裡？

男人起身去打開窗戶，頭伸出窗外觀看。往上看。

機器人真真：這裡是幾樓？

男人：(關上窗)我說過了，你喝醉，我帶你來休息。就這樣。

機器人真真：這裡是哪裡？

男人：汽車旅館。

沉默。

男人：因為比較便宜。

機器人真真：看得出來。

男人：事實上，這家汽車旅館是你推薦的，我們去牽車的時候我根本沒概念，然後你說可以來這裡，還拿出一張優惠卷。

機器人真真：我根本／沒來過這裡。



男人：／那張優惠卷差點過期了。

機器人真真：你在說什麼？

男人走回機器人真真旁邊，坐在床上，開始翻弄床頭櫃上的手冊。

男人：可能你沒住過這間吧。這裡房間好多，我看看喔（邊翻邊讀）：美國舞孃、夜上海、凡爾賽玫瑰、電車痴漢、白色森林、水晶迷情、火星救援、安娜蘇、現代後花園、後現代花園——

機器人真真：好了！（頓）我們在哪？

男人：「太空漫遊」。

機器人真真：為什麼——

男人：因為《2001 太空漫遊》是我最愛的電影！（頓）你不知道？庫柏力克你不知道？人類的科幻經典。

機器人真真：我沒有在問這個！

男人：而且這間房間就像太空船——

機器人真真：我究竟為、什、麼會在這裡？

男人：你幹嘛一直問同樣的問題，好像鬼打牆。你是不是還沒完全清醒？（伸手去按機器人真真的肩）你應該再睡一下。

機器人真真：放開我！

男人：（起身）幹！你醉了然後我把你送來這裡，這間你推薦的什麼時尚汽車旅館，甚至你看（抓起床頭櫃上的鑰匙）這是你的車鑰匙，我們是開你的車來的，我怎麼會有你的鑰匙，我根本不知道你車停哪裡。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沒有車，我騎機車，但你那時候醉成那樣，我怎麼敢載你，你不摔死才怪。難道我要把你用繩子綁在後座嗎？像瓦斯桶一樣？（男人說著笑了，機器人真真沒反應）幹！是你把鑰匙和優惠卷拿給我的。

男人用力伸出手，拿鑰匙在機器人真真面前晃，機器人真真盯著鑰匙左右晃動，沒有動作。兩人定格了。

機器人真真：你有對我幹嘛嗎？

男人：（將鑰匙丟回床頭櫃）有啊，我幫你換睡衣。誰會隨身帶一套睡衣啊？

機器人真真：（頓）我問你……

男人：問啊。

機器人真真：我們有沒有……

男人：交媾嗎？很抱歉，並沒有。

機器人真真：交媾？

男人：我是說——

機器人真真：那為什麼要脫我衣服？



男人：幫你換睡衣啊，到底要說幾次？

機器人真真：我只是想搞清楚，我根本什麼都不記得了，shit。

男人：（坐回床邊）你吐得到處都是，衣服也髒了，剛好又有睡衣，我想說讓你舒服點。只是這樣。

機器人真真：只是這樣……沒吐到你？

男人：（頓）是沒有，我也沒那麼天才隨身帶睡衣。

沉默。

機器人真真：我以為我被撿屍了。

男人：我對姦屍沒興趣。

機器人真真：我的手機呢？

機器人真真翻開棉被準備站起來，卻感到一陣疼痛，叫了一聲，倒下去。

男人：別亂動。

機器人真真：我怎麼了？

沉默。男人看著機器人真真。

機器人真真：我頭好痛。

男人：那大概是——如人類所說的——宿醉。（頓）你躺著別動，我去幫你找手機。

機器人真真：我想上廁所。

男人：（頓）你說什麼？

機器人真真：我說我想上廁所。

沉默。

男人：我不懂你的意思。

機器人真真：我要尿尿！

男人：我知道上廁所是什麼意思，我也知道上廁所分兩種，小號和大號。

機器人真真：你在說什麼？我沒有要拉屎，我要尿尿。

沉默。

男人：我懂了。（頓）但最好不要。

機器人真真：為什麼？



男人：那間廁所馬桶不通，現在很噁心。

機器人真真：我只是想尿尿，在浴室排水溝尿也可以。(頓)你幹嘛不打電話叫他們來修？

男人：這麼晚了工作人員……應該都下班了。

機器人真真：汽車旅館二十四小時都有人。不管了我要尿尿。

機器人真真掙扎著起身，走下床，往廁所方向移動，男人衝向她要抓住她，她手一揮，打中男人的頭。〈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驟停。

機器人真真：幹嘛啦你有病！

機器人真真加快腳步，男人阻止不及。機器人真真打開廁所門，發出尖叫。她不動。男人坐下來。機器人真真慢慢轉向男人。

機器人真真：他死了嗎？

沉默。

機器人真真：他死了嗎？

男人：沒死才怪。

機器人真真：你殺了他？

男人：幹，他只是個小孩……他就這樣子衝出來——

機器人真真：你撞死了一個……連男的女的都看不出來。

男人：他是人類……

機器人真真：你在說什麼？

沉默。

男人：幹你以為我故意要撞死一個人嗎？那時候你在車上——

機器人真真：你喝醉了！

男人：沒有，我很清醒，路太暗，然後你——

機器人真真：(走向男人)等一下，你剛剛說什麼？

男人：你突然開始舔我的耳朵，然後埋到方向盤下，給我……他為什麼要這時候衝出來啊？天啊，我操他媽的。

機器人真真：我想起來了，在我失去意識前，你說你要……

男人：不要轉移話題！

機器人真真：你說你要保持清醒，對不對？這是什麼意思？

男人：什麼？你喝醉了，我開車送你，不要轉移話題，是你害我撞死人的。撞死一

個他媽的人。

機器人真真：我根本就不記得我給你、給你口交，媽呀我才不會給一個陌生人口交。

男人：陌生人？（勒住機器人真真脖子）我們才不只是陌生人！如果我們是陌生人，我大可以把你丟在車上自己落跑，你醉得像個死人，撞死人剛好而已，根本不會有人知道我在車上。

機器人真真咳嗽，男人鬆開她。

男人：對不起……可是我沒有丟下你對不對？我試著急救他，給他做 CPR，可是血一直從鼻孔湧出來，我盡力了，我真他媽盡力了。

機器人真真坐在地上哭。

男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拿一個毛毯把他包起來，放在後座……

機器人真真：你應該送他去醫院的。

男人：他·已·經·死·了。

機器人真真：你怎麼知道？

沉默。

機器人真真：你應該送他去醫院然後報警。

男人：媽的，去醫院我們兩個都完了。也不能報警。只能照計畫，來這間操他媽的時尚汽車旅館，我們假裝操他媽的一家三口出遊住在這間操他媽的親子太空梭裡，房間還有操他媽的科技感八爪椅！

機器人真真：你假裝我們是夫妻？

男人：汽車旅館根本不管來的人是什麼關係，不過沒錯，他們應該以為我們是夫妻，帶小朋友出遊，為了省錢住汽車旅館。（頓）而且汽車旅館還有一個好處，我可以把車開進車庫，然後一個一個處理，先把你放到床上，再把他丟進廁所。媽的一場災難。

機器人真真：然後呢？

男人：什麼？

機器人真真：然後我們現在要怎麼辦？

男人：我怎麼知道。（頓）你不是要尿尿？

機器人真真：我要尿尿，但我不要在他旁邊尿。

男人：所以你不尿了？

機器人真真：你可不可以，先把他搬走……搬遠一點。

男人：搬到房間嗎？



機器人真真：之類的。

男人：不行，你看他，血還在冒，還有一些肉塊……

機器人真真：(扭動憋尿)你在說什麼？

男人：我在說，現在隨便移動他，等一下會更難收拾，會弄得到處都是……都是他。(頓)你就假裝他不在好不好？

機器人真真：fuck! fuck! 你至少把他包好一點，至少把他的臉蓋起來好不好？

男人：好，我來蓋，你不要激動。

機器人真真：(給男人讓位子) fuck!

男人進廁所，機器人真真背對廁所，手摀著臉。

機器人真真：好了嗎？

男人：等一下，毛毯卡住了。

機器人真真：你不能喬一下他的身體嗎？

男人：我不想動他。幹，管他的就這樣，好了。

男人走出廁所，站在機器人真真背後。

機器人真真：好了嗎？(走進廁所)這是誰的手帕？

男人：至少這樣你不會看到他的臉。

機器人真真：這樣看起來更可怕。

男人：你想怎麼樣啊？

機器人真真：我想尿尿我就只是想尿尿。

男人：好(進廁所)，那我站在你和他中間好不好？我替你擋住他，你快去尿。

機器人真真：shit!

男人：shit...我就說馬桶不通嘛。

沉默。

男人：排水溝啊。

機器人真真：什麼？

男人：你剛剛不是說你可以——

機器人真真：轉過去！

男人：OkOk，愛怎樣怎樣。

水流聲。燈暗。

第七場



戶外燈亮。有一長桌和一張椅子，上方掛著布條，上頭寫著：「世界不會變好，但你會——約翰·藍儂簽名會」。Bob Dylan 的音樂〈Ballad of a Thin Man〉響起，約翰·藍儂上場，和觀眾揮手致意，隨後坐到長桌後的椅子上。桌上有筆、水杯，和一本書。藍儂手輕輕一揮，音樂聲 fade out。藍儂用兩根食指，在桌上敲打，像在打字，音箱裡放出 google 小姐的聲音（他喝水或拿書都不中斷聲音）。觀眾席不時閃著閃光燈。

藍儂：（打字）大家好（台語）勿ㄚ'《ㄟㄉ又'（客語） tai ga' ho'（阿美語）撒哩嘎嘎瑪布隆。我是個，幸運的人。太幸運了。先是歌手，又是，新聞人。做一樣的事——唱歌。音樂新聞的年代。從前，新聞是 bullshit——抱歉，不說英文——從前，新聞是牛屎。現在，新聞更精準、好聽。我們這些，歌手，跨領域。我不聽新聞，我不聽音樂，我是個，創作者。進場那首，巴布狄倫，寫我夠犀利，「你走進房間」，沒有錯。我走進房間。（藍儂喝水，閃光燈）我喝水，他，巴布狄倫，太依賴，語言。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我是個幸運的人。我坐在這裡，靠一本書：《麥田捕手》，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八日，它為我捕獲——兩顆子彈。那天早晨，毛毛雨，我在外面，邊走邊讀《麥田捕手》，這本書教會我，我會的事，罵髒話。槍聲。兩槍，碰碰。打在書上，（拿起書，閃光燈）就是這個，部位。整本書最硬的，部位。自此，它、我的護身符，跟我一起，巡迴，演出。明天離開，一定秀給，大家、勿ㄚ'《ㄟ、 tai ga'、撒哩嘎嘎，看。它現在，我的助理身上，我借他，他還有太多，該學的事，罵髒話。剛剛樓下，我自掏腰，包，買了一本中文版，《麥田，捕手》，作者的名字「沙林傑」，毒氣。保羅麥卡尼沒有死，他是個，機器人。我發願學習，中文。現在，開放簽名。

宣布「中場休息」，開日光燈。一隊人進場，其中有瘦子和真真，每個人手中都有一本《麥田捕手》，藍儂一一幫他們簽名。¹打子上場，架設燈具和打光板。藍儂簽完名，看著進香團下場，疲倦地坐著，喝水，看到打子。打子正在調整相機，藍儂起身，晃來晃去去看打子工作。

藍儂：Do you speak English? ²

打子沒聽到，很專心在調整光圈。

¹ 此時 google 小姐也可平板地鼓勵台下觀眾和進香團一起排隊索要簽名、拍照，或去廁所。前台可販售《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打子同時上台著手準備他的設備。

² 藍儂對打子說英語時，會自覺稍微放慢語速。



藍儂：Hey!
打子：啥？
藍儂：You do speak English, don't you?
打子：（放下相機）NO.
藍儂：Yes, everybody speaks English.

沉默。

打子：（指牆的方向）麻煩站到牆那邊，隨性擺一些 pose，我幫你拍一些美照。
藍儂：Pardon me? I want to speak Chinese, but I don't.
打子：（頓）Please stand over there and pose for photographs, will you?
藍儂：Oh, ok, whatever you want.

藍儂走過去，擺好一個 pose，定格。

藍儂：Your English is good.

打子從不同角度照了幾張。

打子：Smile, please.
藍儂：No way. This is not my style.（頓，比勝利手勢）Love and Peace, but no smile.

沉默。

打子：You still want to learn Chinese, don't you?
藍儂：Chinese language! Oh yes. I'd love to.
打子：Well, I'll teach you a simple word.（頓）But not so simple actually.
藍儂：Try me.
打子：Notice my mouth shape.（頓）去～死。
藍儂：去～屎。
打子：Not shit.（嘴型誇張配合兩手拉嘴角上揚的手勢）去～死。
藍儂：七～死。
打子：Good. You have a talent in it.

藍儂驕傲地活動嘴唇發出一些怪聲。打子拿起相機。

打子：Now, Say it again by yourself.
藍儂：Wait,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打子：（頓）Uh...just a friendly word, like... what's up.

藍儂：I see.

打子：Remember：去～死。

藍儂：Yeah, yeah, I got it.

打子：（舉起相機）Say...

藍儂：去～死。



閃光燈。打子捕捉到藍儂的燦笑。關日光燈。下半場演出開始。

第八場

勺區燈亮：真真家。心理醫生躺在躺椅上，一動不動。真真拉著行李箱上場。

真真看到躺椅，丟下行李箱，跑過去坐在心理醫生身上。

真真：累死了。怎麼有這個躺椅啊？

沉默。真真親吻心理醫生。心理醫生醒了。

心理醫生：（抱住真真）你回來了。

真真：我記得它有一個很貴氣的名字。

心理醫生：誰？

真真：這個……躺椅。

心理醫生：就躺椅吧？

真真：貴妃椅！

心理醫生：我從診所搬回來的。

真真：躺起來好舒服。你買給我的嗎？

心理醫生：我從診所搬回來的。從・診・所。

真真：那你的病人怎麼辦？

心理醫生：我想想看……我取消掉「催眠」和「好舒服」這兩項治療了。

真真：是喔。啊……好舒服……你知道我有安全帶恐慌症嗎？

心理醫生：（又親又聞真真的脖子）不知道。

真真：我躺在床上，也要繫安全帶，不然就會覺得要掉下床。

心理醫生：我以為你怕安全帶。

真真：我怕沒有安全帶啊。

心理醫生：（抱緊）那這樣呢？

真真：像在外太空。



心理醫生：你沒開手機。

真真：嗯……什麼？

心理醫生：（手到處摸真真）沒事。

真真：對了，我今天一下船，就打電話給我的心理諮商師預約——

心理醫生：之前那個？

真真：不是，是新的，（打掉他的手）你聽我說，她超怪的，不知道為什麼要假裝成電話答錄機。（頓）電話一通她說：您好。我跟她說你好我要預約，她突然就假裝自己是電話答錄機，回答我：「這裡是黎明前心理諮商室，預約請按一。」我想預約禮拜二下午我說，她竟然繼續說「取消預約請按二」，我不是要取消，是要預約！「洽接服務人員請按三」，我就想馬的再裝啊，好我按三，我按三囉我警告她，你知道她回我什麼嗎？「現在是下班時間，如有需要請使用留言功能。」她是有那麼不想跟我說話嗎？馬的留言要按多少，四喔？

心理醫生：應該是吧。

真真：（掙脫他）你在說什麼？

心理醫生：那真的是電話答錄機啊。

沉默。

心理醫生：我診所的留言功能也是按四。（頓）你剛剛學得好像。後來你有預約成嗎？

真真：當然沒有，我當下覺得太詭異了吧，她有病喔。我是要去給她做心理諮商耶，她自己比較有毛病吧。（頓）所以那真的是電話答錄機嗎？我想說是女生接的，語調又太禮貌，一定是本人吧，我還一直想跟她對話。（頓）反正我後來又上網找了一家評價也不差的。

心理醫生：你為什麼不讓我來幫你做就好？這樣想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頓）而且完全免費，你可以見識見識我專業到無情又性感的一面。搞不好你沒有勇氣面對——

真真：（摀住心理醫生的嘴）我跟你說過了，我想要女的諮商師。而且你就是這樣，一直把我當病人。我只是想找人說話。

心理醫生：（含糊）跟我說啊。

真真：（拿開手）對我來說，你不是一個好的傾聽者。

心理醫生：我可以突破自己，為了你。

真真坐起身。

真真：你不會再說要治療我？

心理醫生：我可以扮成女的啊，年輕的時候那也是我的強項。

沉默。

真真：想看我帶給你的禮物嗎？
心理醫生：你這次帶了什麼給我？
真真：我。
心理醫生：（輕咬她的耳朵）我知道。
真真：不，你不知道。



真真起身，走到行李箱旁，立起行李箱，打開它，從裡面倒出一個裸女。她四肢蜷縮，躺在地上。

心理醫生：（站起來）天啊。
真真：你看好。

真真蹲在女人旁邊，在她耳朵邊打了兩下響指。女人坐了起來，環顧四周。

心理醫生：她……
真真：她跟我長得很像吧？
心理醫生：幾乎一模一樣。
真真：她是我在火星訂做的機器人。
心理醫生：在地球……這是犯法的吧？
真真：所以我把她做得跟我一模一樣。連個性也一樣喔，你帶她出門也不會被發現。
心理醫生：你是怎麼帶她通過海關的？
真真：我是空服員啊。
心理醫生：但是為什麼？
真真：什麼為什麼？

沉默。心理醫生繞著機器人真真轉。

心理醫生：為什麼要送我這個？
真真：你不是一直抱怨我老是不在？（頓）現在有她了！

沉默。

真真：你先跟她打聲招呼。
心理醫生：你……好。
機器人真真：（站起來，心理醫生嚇一跳往後退，機器人真真發出男人的聲音）



你好。

真真：天啊，我忘記調回來了。

心理醫生：什麼意思？

真真：她在行李箱的時候，我會跟她說話，假裝在跟你說話。她的聲音可以改變。

（頓）我把她調回來。

心理醫生：等一下，我試試看。（躺回躺椅上，活動嘴唇，發出真真的聲音）好舒服。我記得它有一個很貴氣的名字。

機器人真真：（走向躺椅，心理醫生的聲音）誰？

心理醫生：這個躺椅。

機器人真真：就躺椅吧。

心理醫生：貴妃椅！

機器人真真：我從火星搬回來的。

沉默。

心理醫生：（起身，用真真的聲音對真真）她剛剛是不是在行李箱偷聽我們說話？還背起來了。（頓）除了火星以外。

真真：（調整機器人真真）因為她不是用背的。她模仿我們。

機器人真真：（躺上躺椅，真真的聲音）那火星上的病人怎麼辦？

手機鈴聲響起。

心理醫生：（看手機）啊，我要跟病人預約。（頓）他真的是病人，兩槍把人的頭打爆了。（撥打手機，依然真真的聲音）喂？您好。黃警官嗎？噢，抱歉，黃先生，這裡是「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室」，想跟您確認下次治療的時間……是，不是治療，是談話……是，沒錯。下次……嗯，談話，進入到「二字詞」階段，请您先準備一下。好的、好的……黃先生再見。

心理醫生掛斷電話。看著真真，又看機器人真真。

心理醫生：（自己的聲音）她睡著了。

真真：機器人不會真的睡著。

心理醫生：但她好像在打呼。

真真：你吻她一下，她就會醒來。

手機鈴聲響起。

真真：（看手機）啊，我又要加班了。

心理醫生：又是去火星？

真真：還能去哪？（頓）你好好照顧她，（親心理醫生臉頰一下）掰掰。

真真拖著空的行李箱下場。心理醫生看著躺椅上的機器人真真，走過去坐在她旁邊。慢慢地俯身，吻她的嘴。沒反應，心理醫生猶豫要不要再親一下。

機器人真真：（緩緩醒來，摟住心理醫生）你回來了。

燈暗。

第九場

夕區燈亮：汽車旅館「The Martian」。牆壁和地板凹凸不平，紅土壤色，像火星地表（有些地方鋪上真的土壤，營造一種半調子感覺）。沒有床，但地板是有彈性的材質，有些突起可充當枕頭。有一個馬桶，馬桶旁種了馬鈴薯和一些菜。藍儂和打子剛做完愛，並肩躺著。

打子：Tell me more.

藍儂：I went to see him twice. The first time, I asked him “Why did you kill me?” “I don’t know, sir.” He said. I left without a word.（頓）The second time, I asked him the same question, “Why did you kill me?” He said I wanted to be famous. “And then?” “It didn’t work out.”（頓）This time I stayed. I asked him how old he was. “I’m thirty-one.” He answered. I sighed and told him “That’s why.” “I don’t understand.” He said, looking confused and old. “It’s too late for a man over thirty.” I told him. All of a sudden, he yelled at me “I was twenty-five back then!” Why, why, why? I almost believed he was going to sing to me, but he just kept asking why.（頓）“I don’t know.” I said and left. And I never go back.（頓）I didn’t tell him “Never trust a man who is over thirty.”

打子：So you know the truth, but didn’t tell him.

藍儂：No. I truly do not know the truth.

打子：Could you tell me again how old you were then?

藍儂：I didn’t say.

沉默。手機鈴聲響起，藍儂拿出手機查看，立刻站起來。對打子示意：噓。
打子聳聳肩，光著屁股去捲菸。

藍儂：Yoko! Hi there.（停頓）I’m doing nothing.（停頓）I’m just watering the flowers.

(停頓) Flowers in the hotel room. Of course, they are real. (停頓) Hold on, hold on, there's no need to be mad. (停頓) I don't know what kind of flowers they are. (停頓) Who do you expect to tell me? I'm really in the hotel room all by myself. (停頓) No women. No men, either. (停頓) Oh, oh, that was a mishap. (停頓) Hey, you are not listening to me. I was a victim okay? The voice was of a woman, the face was like a man, and when undressed he turned out a woman, a woman that had a dick. (頓) I was messed up. (停頓) That won't happen again, Yoko, I swear. (停頓) Calm down, Yoko. (停頓) Hey, let me teach you a Chinese word, sounds great? You see, I learned it today. Just a word. (停頓) A friendly word. Now listen, here it goes: 去~死~ Sounds like cheese, doesn't it? But it's not a food, ha-ha. (停頓) Come on, Yoko. Say it for me, won't you? Pleeeeease. (停頓) That's right. 去~死~ Yeah, 去死~去死~去~死~。(打子一邊捲菸邊笑了出來) Oh, lovely. I love to hear you say it. (停頓) What sounds? (藍儂走到角落) There is no one here...except my photographer. (停頓) She or he just shows up, saying that the room is a lovely place to shoot. The room is like Mars. No, the room is Mars. (停頓) Mars absolutely can grow flowers! You didn't see that movie, did you? (停頓) Oh God, the photographer doesn't matter, the gender is not important. Yoko, just relax. What? A Groupie?³ This country is not full of fucking groupies like America! (頓) Give me a break. I have to go. (頓) Love you. (藍儂掛斷電話) Really.

沉默。藍儂轉身，看著打子低頭捲菸，打子取出一包大麻，混入菸草。

打子：我不是骨肉皮。(打子吸菸) 我是他媽的皮包骨。

藍儂：(頓) Pardon me?

打子：Groupie? Really?

藍儂：Oh, dear...

打子：(拿菸指著他) 你是名人嗎？

藍儂：I don't understand.

沉默。

打子：(深深吸一口大麻菸) Oh, dear...

沉默。打子趴在火星表面，眼神迷茫看著藍儂，藍儂不動。

打子：You wanna go high, or just stand there and say goodbye?

³ 指一群追求和名人發生關係(大部份肉體，少數精神)的人，類似追星族。

藍儂緩步趨前，半跪在打子面前，打子將菸放在藍儂唇上。藍儂仰頭吐煙。夕區燈漸暗。夕區燈光營造一種不真實感。



第十場

夕區：真真家。Chet Baker 的〈My Funny Valentine〉淡入，循環撥放。除了雙人床床頭櫃上的盆栽外，被攤平的躺椅上也放了許多盆栽，床頭櫃上的盆栽和躺椅上的盆栽形成L型，心理醫生拿著澆水器，走著L型動線，為盆栽澆水，並且隨著音樂搖擺。機器人真真上，她拉著一個行李箱，穿著空姐制服，站著看心理醫生澆水，心理醫生正半跪在床上，澆床頭櫃的盆栽，沒注意到她。

機器人真真：（拿起一盆盆栽）它長大了。

心理醫生沒回應。

機器人真真：（放回去）好棒。

心理醫生：（邊澆水）盆栽因為盆器和土壤有限，一般都不會長大。（爬下床）尤其我這些都種好幾年了。

機器人真真：我有算過，比昨天還多三片葉子。（伸出手指數算）這些盆栽加起來，多了三十七片葉子和五朵花。但也引來了——

心理醫生：你為什麼穿成這樣？

機器人真真：噢，這是你前妻的衣服，我覺得很好看。

心理醫生：她不是我前妻，她是你的……算了。

心理醫生繼續澆水。

機器人真真：寶寶，我有一個秘密要告訴你。

心理醫生：喔？

機器人真真：你先不要澆花啦。

心理醫生：（邊澆水）你說啊。我在聽。

機器人真真：寶寶，我們就要有小寶寶了。

心理醫生：（邊澆水）嗯哼。

機器人真真：我懷孕了。

心理醫生慢慢站直身體，拿著澆水器，定格。



心理醫生：你說什麼？

機器人真真：我·懷·孕·了。

心理醫生：(恢復動作) 你不會啦。

機器人真真：我們雖然才做過 12.5 次愛，但每次都沒有避孕。

心理醫生：嗯哼。

心理醫生背對她繼續澆水。機器人真真走向他，掏出一個驗孕棒。

機器人真真：你看。

心理醫生：(轉身) 什麼？

心理醫生接過驗孕棒，看了很久。

機器人真真：你會看嗎？

心理醫生不動。

機器人真真：兩條紅線，代表——

心理醫生：我不是婦產科醫生，但也不是白癡。

心理醫生甩動驗孕棒。

機器人真真：這不是溫度計。

心理醫生：你從哪裡撿來的？

機器人真真：我買的。

心理醫生：不可能。

心理醫生在床邊坐下。

機器人真真：你不想要小寶寶嗎？

心理醫生：這不是重點。

機器人真真：(坐到他旁邊) 這是唯一的重點。看著我。(心理醫生看著她) 你
不想要有……小·寶·寶？

心理醫生：(被催眠般) 想……

機器人真真：我也想。

兩人對看，定格。



心理醫生：（站起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你不會懷孕！

機器人真真：為什麼？

心理醫生：因為你是……天啊……

機器人真真：我們可以去醫院檢查，確定是不是真的——

心理醫生：我們不能去醫院！

機器人真真：為什麼？

沉默。

機器人真真：我知道了，你不要。

心理醫生從口袋掏出一張照片，拿給機器人真真。機器人真真看了很久。

機器人真真：她是誰？

心理醫生：你看仔細一點。你和她，你們兩個。

機器人真真：我和她……

心理醫生：長得一模一樣！

機器人真真：（搖頭）我和她長得不一樣啊。（頓）我知道了，她是你的前妻。

心理醫生：／她不是我的前妻。

機器人真真：／你忘不了她。

心理醫生：她是我老婆，而你是她的……

機器人真真抬頭，不解地看著心理醫生。心理醫生半跪在床邊，握住機器人真真的雙手，機器人真真手握照片。

心理醫生：我不知道這種事通常是怎麼運作的，她把你送我，就去火星了到現在都還沒有回來。

機器人真真：你在說什麼？

心理醫生：噓。讓我說完。（打開機器人真真的手，手指照片）你是依照她的長相和個性，造出來的機器人。

機器人真真：我……

心理醫生：拜託。我沒有想到你不知道你自己是……

沉默。機器人真真掙脫心理醫生的手。

機器人真真：我沒有想到你會說出這麼爛的藉口。你可以直接跟我說，你不要。

心理醫生：我試著跟你說，不是我想不想要的問題，而是你是——



機器人真真：機器人。

心理醫生：（鬆了一口氣）對。

機器人真真：（站起來）那也不會改變我懷孕的事實。

心理醫生：天啊……

機器人真真：你不僅是個爛男人，還是個爛醫生。（頓）說我是機器人？（攤手）

Really?

心理醫生：這樣好了，我雖然沒有幫機器人做過心理治療，但可以試試看啊，我們可以一起解決你的……你的……認同問題。我們讓你慢慢接受一個事實……

機器人真真：（舉起照片）你是不是也這樣對待她？

心理醫生：（看照片）什麼？

機器人真真：一直說要治療她。其實是想洗腦，對不對？所以她才會離開你。

心理醫生：／她沒有離開我。

機器人真真：／去火星。

沉默。

機器人真真：但你不該這樣對待小寶寶。（摸肚子）他不會因為你說一些有的沒的，就自己消失。

心理醫生：他不存在！

兩人對峙。

機器人真真：我知道了。

心理醫生：讓我們一起——

機器人真真：對你來說，他不存在。（頓）那我也不存在。

心理醫生：什麼意思？

機器人真真：我要走了。

心理醫生：走去哪？

機器人真真：離開你和你的治療，其實是控制。

心理醫生：我沒有想要控制你。

機器人真真：很好，那就讓我走。（頓）我今天早就整理好行李了，就看你的答案。你會一次失去兩個人。

心理醫生：你不能待在外面。地球上禁止——

機器人真真：噓。那好啊，我追隨你前妻的腳步，去火星。（看自己）原來這套衣服就是一個暗示。

機器人真真拉著行李箱，要離開。心理醫生用跪姿追上前。

心理醫生：你不能走。
機器人真真：（舉起手掌）停。



心理醫生定格。

機器人真真：離開你以後，我會重新找到自己。你說的沒錯，自我認同很重要。
（頓）搞不好，最後我真的會發現自己是一個（思索詞彙）……機器人。誰知道。
就算這樣，我也要生下機器人寶寶。

機器人真真拉著行李箱下場，獨留心理醫生在台上，不動。音樂持續一陣子，
和燈光一起 fade out。

第十一場

夕區燈亮：汽車旅館「The Martian」。藍儂和打子肩並肩躺在地上，分享一支大麻菸。手機鈴聲響起。藍儂查看手機，懶洋洋接起。

藍儂：（起身）What? You can't find it? You fucking say that again!（停頓）Me? I kept losing that motherfucking book? Serve it right to be fucking cursed. It fucking asked for it. Everyone, every motherfucker wants me to sign that goddamn book. Good enough, go find Salinger in his tomb and ask him to sign. Mother motherfucker.（停頓）I don't give a shit, go get me a bloody new one. From Amazon or some fuck like that.（停頓）Nineteen fifty-eight, first edition, absolutely.（停頓）Did you bring a gun, by the way?（停頓）No? So what the fuck now? I poke through the book with my fucking index finger?（停頓）Fucking Taiwan. What a fucking creepy goddamn country it is to ban its people on fucking guns! But I like the food. I like the stinky tofu. Anyway, get me a gun or be gone. Wait.（頓，對打子）Where are we?（打子：...uh...ZhongXiao East）Slowly, slowly, your English is hard to understand. Could you just write it down, please?（打子蹲下，將住址寫在土上，指給藍儂看）OK, now you listen, No.1, section 5, ZhongXiao East Road.（頓，對打子）Hey, check the room number for me, will you? Thanks.（打子指著整個房間：“The Martian.”）Really? Fine. The room is called “The Martian”.（停頓）Right, right, the one in which Matt Damon is rescued, again.（頓）That's all. You fix this thing right and nicely get them on the surface of Mars. Then, you can fucking fuck off. Love you, bye.

燈暗。停頓。再燈亮。藍儂一人躺在地上，打子下半身圍一條浴巾，一手拿

槍，一手拿書，站在藍儂面前。他等待他睜開眼睛。藍儂睜開眼睛，看著打子。停頓。

藍儂：Motherfucker! I'll be damned. (頓) Let me see. (把槍拿在手上秤秤) Kind of light.

打子：(取過槍，看了一下) This is a...uh...改造手槍...a modified gun. (藍儂：What?) The man who shot you shot with a Beretta 92, very rare in Taiwan, very expensive.

藍儂：Beretta... for women?

打子：No. It's Mel Gibson's favorite gun.

藍儂：Mel Gibson! I love Mel Gibson. He speaks for us Jews.

打子：But you're not a Jew.

藍儂：No. You're wrong. (頓) Except the god damn Nazi, every one of us is, more or less, a Jew.

沉默。

藍儂：Hey, see how good I am at shooting. Go to that wall, stand against it and put the book on your head.

打子：Are you kidding me?

藍儂：Yeah, I'm kidding you.

藍儂隨手把書扔在地上，朝它開槍。砰。書彈飛。

藍儂：Ok, that's good. End of the story. Let it be. (走過去摟住打子) Let's go to bed, fuck each other! Oh, wait a second. We should place the book under the mattress, and we're gonna rub it, brush it with crazy sex. (頓) We'll see if your skin is as tender as a real princess.

打子：Two shots.

藍儂：Pardon me?

打子：The shooter fired two shots, so the book has two holes.

藍儂：Oh, right. I always forgot that. But the last time I forgot that, nobody knew. (頓) You Taiwanese are so clever?

打子：Like a Jew.

藍儂：Indeed. (頓) I really like you.

打子：(頓) How about you standing over there with the book on your head, and I fire the second shot.

沉默。



藍儂：Okay. (頓) But I shouldn't be naked .

打子：Why? You are afraid of becoming a body... naked?

藍儂：I believe in you. (他走過去抽出褲子的腰帶) I just don't want to be naked. I should at least wear a belt, like... Ali. (繫腰帶站到牆前面)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打子走過去，把書放在藍儂頭上。轉身，把槍放在腰際，像牛仔一樣緩慢移動，站定，轉身，瞄準目標。

藍儂：(比出勝利手勢) Love and Peace and 去死。

藍儂燦笑。燈暗。打子開槍。砰。一聲叫聲。

第十二場

場上燈微亮，心理醫生牽著眼睛被蒙住的男孩上場，帶他到口區，讓他坐下。解下他的黑布，同時口區燈亮，其它區暗場。男孩穿女裝，跟機器人真真穿的一樣，只是比較小件。男孩不適應光線，眨眼，環顧四周。心理醫生入座，滿意地欣賞男孩。

男孩：這是哪裡？

心理醫生：什麼？

男孩：這是哪裡？

心理醫生：噢。(舉起手展示) 這就是我的——診·所。(頓) 你也可以說，這是我的城堡、我的聖殿，更貼切一點，有人會稱作：家。

沉默。

心理醫生：(彈指) 對了，音樂。

心理醫生走向音響，按下播放鍵，〈Beautiful Boy〉的音樂響起。男孩顫抖，縮在椅子上，摀住耳朵。

男孩：不要。

心理醫生：噓。這是遠古的搖滾樂，上個時代的古典樂，這個時代的新聞。(頓，走回位子) 你知道他在報導什麼嗎？

男孩：不要。

心理醫生：又一個小孩失蹤囉，他一直跑呀跑。（頓）還是你要聽我唱？（頓）
Close your eyes. Have no fear. *Your mother's gone. She's on the run and your daddy's dead.*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oy...（他坐在旋轉椅上興奮地轉了一圈）...beautiful, beautiful——

停住椅子，克制自己。

心理醫生：抱歉，我太興奮了。啊，終於把你帶來這裡。

男孩：為什麼？

心理醫生：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把你帶來這裡，為什麼是你，還是，為什麼把你打扮成這樣？

男孩：我喜歡這件衣服。

心理醫生：對，衣服是你自己選的。至少我們品味相近，都喜歡漂亮的小孩。

沉默。

心理醫生：你知道，通常都是我提問，但這次我想問你的是：你到底要問我什麼？（頓）我不是兒童心理學的專家，所以……（注意到男孩仍摀著耳朵）好好好，我可以先釋出善意。

心理醫生起身，走到音響旁。

心理醫生：你知道「善意」是什麼意思嗎？就像這樣。

心理醫生關掉音樂。男孩慢慢把手放下，看著心理醫生，視線跟著他直到他坐回位子上。

心理醫生：我們重來一次。（頓）什麼為什麼？

男孩：（頓）為什麼是我？

心理醫生：因為……你是你拔拔的兒子啊。因為你是你啊。天啊為什麼要糾結在這個問題上？我以為你比其他的小孩早熟，你聽你爸說那些機器人故事，甚至，你比他看得更清楚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男孩：他照顧你，幫你澆花。

心理醫生：（起身）這不是重點。幫我澆花啊上上我老婆啊。（他打開抽屜，拿出手電筒，照向勺區，瘦子正在澆盆栽）你以為我在乎這些？

男孩轉頭看向勺區，瘦子趴在真真身上動著身體，真真不動。



男孩：(轉回頭) 那不是我爸。

心理醫生：隨便啦。我不在乎。

沉默。心理醫生坐下，放下手電筒，光線仍照著瘦子。瘦子機械地輪流澆花、上真真，坐在椅子上像禱告。心理醫生看了一陣子。

心理醫生：但問我會不會做夢。這就有趣了。(盯著男孩) 我會不會做夢？

男孩：我不在乎。

心理醫生：死鴨子嘴硬。這句諺語——

男孩：／我懂。

心理醫生：／就是說你。

沉默。

男孩：為什麼——

心理醫生：停。為什麼機器人要製造機器人，取代人類？取代之然後呢？

男孩：繼續過他們的生活。

心理醫生：為什麼？

男孩：他們模擬人類的生活。

心理醫生：為什麼？

男孩：這是詛咒！

心理醫生：錯。這是——「自然現象」。

心理醫生從抽屜拿出遙控器，對準上舞台螢幕，按下按鍵。捷運音效、捷運車廂場景出現。大叔和援交妹在本來的位置上。大叔偷瞄援交妹。

心理醫生：就像他們。男生愛女生。

男孩：你真是政治不正確。

心理醫生：(放下遙控器，看著男孩) 你終於來了。

捷運聲：(女聲) 北投、(台語) 北投、(客語) 北投、Beitou Station，右側開門。

心理醫生：(看螢幕) 現在他們還在紅線，等等，他們就會轉到藍線。(頓) 你知道他們的終點站是哪站嗎？

男孩：我不在乎。

心理醫生：死鴨子嘴硬。(頓) 如果你記得藍線會通往哪裡，你就會知道，時間不多了。

男孩：我知道。我不在乎。

捷運聲：(警告音) 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關門警告) 登—登—登

—登—登——

心理醫生：噢，對，你也有你自己的小房間對吧，像我這間診所一樣，可以為所欲為的地方。雖然，你喜歡在那裡裝死。（傾身向男孩）你何時要帶我去參觀？我猜，它像宇宙中的一艘，太空船。（頓）假的。

沉默。

心理醫生：你可以不回答沒關係。

沉默。

心理醫生：其實，（做出撥雲見日手勢）我也不需要你說話了，孩子。

男孩張開嘴巴，卻說不出話，只能發出一些怪聲音。

心理醫生：（摀住耳朵）哦天啊，你可以把這個寫進你的小故事裡，就叫，火星語吧。（頓）事實上，我已經找到方法進入你的小故事、小太空船，或者說——你真正的「家」。

心理醫生拿起遙控器，對準螢幕，捷運音效越來越大，混雜男孩的怪聲，噪音到達頂點。然後男孩張著嘴巴，無聲，捷運音效也驟停。心理醫生關掉手電筒，丟進抽屜，起身。

心理醫生：你想在這裡待多久都可以。

心理醫生走向勺區，邊走邊脫衣服，直到剩下內褲，躺到床上。可隱約看到他和真真並排躺在一起，不動。瘦子剛澆完花，坐回椅子上，對著心理醫生的褲檔。

瘦子：你會做夢嗎？

心理醫生的頭突然動了一下，瘦子猛一抬頭。燈暗。螢幕暗，又瞬間亮起。

第十三場

螢幕上：捷運車廂場景。舞台上，男孩仍坐在診所椅子上，他在看螢幕。



大叔：(身體往前傾，回頭看援交妹) 你要跟我一致啊。(頓) 你看，到站了。
援交妹：(拿出一個包裝紙，打開，吃裡面的東西，身體前傾) 噢，我不知道到站了，下次注意。
大叔：(身體往後) 所以說你要注意我。
援交妹：大叔，你要不要，站近一點？

大叔重新站直身體，保持平衡。

大叔：沒關係。我喜歡這樣，轉頭偷瞄一下，再偷瞄一下。
援交妹：(一邊咀嚼) 唉唷，可是難道你不想要再進一步……
大叔：對了，太緊張都忘了我有準備這個。(翻公事包，身體踉蹌) 你想知道是什麼嗎？
援交妹：不會是跳——
大叔：(拿出一個迷你收音機) /登愣！
援交妹：/蛋。

大叔把收音機放在車廂正中央，按下播放鍵。

收音機：(男聲) 二月台列車往亞東醫院，二月台列車往……

男孩像想起什麼，起身拿遙控器，對準螢幕，但什麼事都沒發生，他手垂下，站著。大叔按掉收音機，打開蓋子，拿出一個錄音帶，翻面放入，倒帶。

援交妹：(走到大叔旁邊蹲下) 你錄的喔？
大叔：(專心在數秒數) 嗯。
援交妹：用錄音筆或手機不就好了？
大叔：噓，我在找我們剛剛的那站。(察覺援交妹在旁) 幹！你幹嘛啦？回去站好。

援交妹拉大叔的手，放在她的屁股上。

大叔：(縮手) 不要這樣！很、很噁心耶。
援交妹：噁心？哇靠。
大叔：不是啦。(頓) 我們等一下，會在永春站邂逅(ㄍㄨㄥˋ)。
援交妹：邂逅(ㄍㄨㄥˋ)。
大叔：總之——
援交妹：我是英文資優班唷。

大叔：我會先遠遠看你……然後……（他按下停止鍵，抬頭看援交妹）英文資優班？國文那麼好幹嘛？

援交妹：資優班就是什麼功課都好，體育爛。但我體育也很好，你看我筋多軟。

她坐姿體前彎，把自己摺疊起來。

大叔：拜託你回去站好啦，我倒帶倒過頭了。

援交妹：（站起來）隨便。好了叫我。

援交妹走到扶柱旁，用腳勾住柱子，跳起鋼管舞。大叔頭也不抬，努力在用他的收音機。

大叔：（抬頭）啊，倒好了。

援交妹用腳勾住柱子倒立，露出內褲。

援交妹：我也倒·好·了！

大叔：麻煩站到本來的位置上，拉住拉環。（頓）你等下只要聽廣播就可以，到站的時候就身體往前啊，開動的時候手抓緊拉環，身體微微往後。不要偷偷注意我。（頓）一開始是我偷瞄你才對。

援交妹：（翻身下來）收到。

他們各自定位，手拉拉環。沉默。男孩盯著螢幕。

大叔：靠么，我忘記播放了。

大叔一個箭步跳到收音機前，按下播放鍵，再急忙往後一跳，回到拉環下。隨著收音機播放站名，男孩坐下，垂下頭，然後撿起地上的黑布，將眼睛蒙上，之後就不動了。

收音機：（女聲）永春、（台語）永春、（客語）永春、Yongchun Station，左側開門。

大叔：（身體前傾，偷瞄援交妹）欸，你的身體。

援交妹：大叔，這是捷運，不是公車好嗎？我平常都不用抓拉環，平衡得好好的。你看。

她放手，身體輕輕搖擺。「碰」，一聲槍響。援交妹和大叔嚇得抱頭蹲下。



大叔：是冲天炮嗎？

收音機：（警告音）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關門警告）登—登—登—
—登—登——

援交妹：冲天炮怎麼會只有一聲。（頓）是不是槍聲啊？

大叔：又不是拍電影。

援交妹：好像是對面傳來的。

大叔爬向援交妹。

大叔：不要緊張，對面有房間嗎？

援交妹：有吧。（頓）我去看看。

大叔：如果是黑道火拼怎麼辦？（頓）打電話給櫃檯。電話在哪裡？

他們四處找。

援交妹：（指鏡頭）只有那個捷運緊急通話按鈕。

沉默。收音機不斷傳出捷運行駛的噪音。

援交妹：不管，我去按看看。

她站起來到鏡頭前，螢幕上只剩她的臉。她按下緊急通話鈕。等待。

通話鈕：您好。

援交妹：欸欸真的有人欸。

通話鈕：您好。

大叔：（在援交妹背後）我來講。

收音機：市政府、（台語）市政府、（客語）市政府、Taipei City Hall Station，左側開門。

大叔：（對鏡頭，螢幕上兩人的頭擠在一起）喂，是客服人員嗎？我們剛剛好像有聽到，好像是槍聲喔。

通話鈕：您好。

援交妹：你也好啦幹，有槍擊案啦幹。

大叔：（擠開她）抱歉，但我們真的——

援交妹：（對鏡頭）我想起來了，對面那些房間，都有共通主題，是……

收音機：（警告音）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關門警告）登—登—登—
—登—登——

援交妹：是犯罪天堂！

大叔：我們這裡才是犯罪天堂……

沉默。

援交妹：太空漫遊！那區是太空漫遊對不對？

大叔：（頓）好像是。

援交妹：（對鏡頭）你們快點報警或什麼的。太空漫遊，有·人·開·槍。

沉默。

通話鈕：好的。

沉默。他們退後，看著鏡頭。

援交妹：你覺得有用嗎？

大叔：我不知道。

援交妹輕輕扭動身體，大叔發現他的手正放在援交妹的屁股上。

大叔：（縮手）幹，你在吃什麼？捷運禁止飲食喔。

援交妹對他比噓的手勢，拉他的手放進自己的裙子裡。

大叔：你也有在吃那個藥啊？所以你才願意免費跟我做？才能結合什麼狗屁機器人性和人性，感到一點點真正的情感？做愛要什麼情感？幹！

大叔的手拉開援交妹內褲，大力捅進去。

援交妹：啊。（她伸出手掌，吐出一粒東西）青箭口香糖。

她將口香糖黏在緊急通話鈕／鏡頭上。

通話鈕：您好。

碰。一聲槍響，一個男人的叫聲。他們對望，停格。

援交妹：是沖天炮。

大叔：肯定是。



援交妹：(蹲下) 咻～～～

大叔：碰！

碰的同時，援交妹跳到大叔身上，像跳鋼管舞般用雙腳夾住大叔。大叔將援交妹的內褲脫下，也脫下自己的褲子，他們開始做愛。兩人的呻吟混合收音機播放的捷運行駛噪音和環境音、人聲等。螢幕暗。男孩不動。



收音機：國父紀念館、(台語) 國父紀念館、(客語) 國父紀念館、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Station。

第十四場

夕區燈亮。場景很像汽車旅館「太空漫遊」，但看起來更像太空船內部，廁所門看起來像機艙門，雙人床變成未來感座椅，有三個位子坐了人，分別是男人、打子和一個老男人。老男人背對觀眾。機艙門打開，真真推著一個未來感餐車(和裝男孩的桶子為同一個)，走進來，走向座位區，俯身和乘客說話。

真真：(火星語)⁴

男人：(火星語)

真真給他一個太空枕頭。真真走向下一個乘客。

真真：(火星語)

打子：(火星語)

真真：(火星語)

真真放了三顆方糖在打子手裡。真真走向下一個乘客。

真真：(火星語)

李昌鈺：你好。

真真：啊。

李昌鈺：你可以像在地球的時候那樣說話。

沉默。

⁴ 火星語參考自第十三場男孩說不出話時發出的怪聲音。

李昌鈺：我叫李昌鈺，你怎麼稱呼？

真真：叫我真真就可以了。

李昌鈺：你好，真真。

沉默。

真真：你是那個李昌鈺嗎？

李昌鈺：（微笑）正是。

真真：偵破三一九槍擊案的李昌鈺博士？

李昌鈺：我只是證明了一件事——／不是一顆子彈，而是兩顆子彈。

真真：／不是一顆子彈，而是兩顆子彈。

停頓。

李昌鈺：（把兩顆方糖投入咖啡裡）一、二，兩顆都沒打中。

燈漸暗，剩下微弱的光。〈Beautiful Boy〉音樂淡入。場上人員把場景回復成汽車旅館「太空漫遊」。瘦子和機器人真真上，機器人真真躺在床上，瘦子在床邊，定格。心理醫生上。

第十五場

心理醫生看著桶子，裡面沒有男孩，他抬頭，看上舞台的那扇氣窗，氣窗被打開了。他看了很久，然後笑了。

心理醫生：你知道嗎？你拔拔寫的那個幼稚的機器人故事，它背後其實有一個更廣大——如人類所說——的天地。（頓）「如人類所說」，虧你爸想得出來這句機器人的口頭禪。這句話有種情調，叫做反諷。（頓）你不知道什麼是反諷吧？你也不知道情調是什麼東西吧？想知道嗎？出來啊。我知道你縮成一團，但你本來就是一團了。（頓，他開始走動）出來我就告訴你。

心理醫生在舞台上移動（以下瘦子和機器人真真看不到心理醫生）。夕區燈亮：汽車旅館「太空漫遊」。Annie Lennox 唱的〈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淡入。兩首歌同時播放。機器人真真昏睡在床上，瘦子拿著槍，站在床邊看著她。用手指量她頸部的脈搏，搖搖頭，將手指放在她的鼻子前方。機器人真真醒了，看到瘦子和槍。





機器人真真：(嚇得坐起身) 不要殺我！
瘦子：(看著槍，把它收起) 對不起。
機器人真真：不是我做的！
瘦子：你冷靜一點，我是警察。
機器人真真：不是我做的！
瘦子：冷靜。噓。
收音機：忠孝復興、(台語)忠孝復興、(客語)忠孝復興、Zhongxiao Fuxing Station。
瘦子：我接到報案，說這裡疑似有槍戰。(頓) 這間房間只有你一個人嗎？
機器人真真：不是……(環顧四周) 是……
瘦子：到底是還是不是？(注意到廁所門關著) 裡面有人嗎？
機器人真真：有……不對，沒有！
瘦子：噓。

瘦子慢慢走到廁所門旁，拔出槍，用另一手敲門。沒反應。

瘦子：警察。請開門。

沉默。

瘦子：我手上有槍，我要開門了。

沉默。瘦子轉動門把，門鎖住。

瘦子：幹。(對機器人真真) 到底裡面有沒有人？

沉默。

機器人真真：有……

瘦子用力拍門。

瘦子：那他為什麼不開門？

機器人真真：(頓) 他死了。

瘦子：什麼？

機器人真真：(起身走向瘦子) 但不是——

瘦子：(舉起槍) 不要動，雙手放在頭後面。

機器人真真照做。兩人對峙。

瘦子：到底是怎樣？

機器人真真：我醒來的時候看到一個男人。

瘦子：那是我。

機器人真真：不是，我是說……我是說……

瘦子：你慢慢講。

機器人真真慢慢坐下。

瘦子：不要動！

機器人真真半蹲著。

瘦子：好，你慢慢坐下，但把手放在頭上。（機器人真真照做）繼續說。

機器人真真：我醒來……我是說……不是這次……我醒來，我上一次醒來……我看到一個男人，他在抽菸，他說……

沉默。

瘦子：他說什麼？

機器人真真：他說我喝醉了，他帶我來休息。

瘦子：然後呢？他在哪裡？

機器人真真：他說他要保持清醒……

瘦子：我說，他現在在哪裡？

機器人真真：（頓）我不知道。

瘦子：在廁所裡？

機器人真真：不是……

瘦子：你聽好，我現在要把你銬起來，然後我會想辦法打開這扇門。到時候我們就知道這間廁所裡有什麼東西。

瘦子拿槍指著機器人真真，緩慢走到機器人真真旁邊。

瘦子：慢慢站起來。

機器人真真站起來。瘦子去拿口袋的手銬。

機器人真真：那個小孩真的不關我的事，我醒來他就在廁所了——





瘦子：轉身，把手慢慢放下來。

機器人真真：（轉身）是那個男人，對，是他開車撞他的，他喝醉酒還開車，我一醒來就在這裡了，你要相信我。

瘦子：我說，手放下來，放在身後。

機器人真真把手放下來，瘦子將她雙手銬在身後。

機器人真真：你要相信我。真的不關我的事。

瘦子：噓。跪下來，不要動，不要說話。

機器人真真跪下。瘦子走到廁所前，轉轉把手，依然鎖住，他退後幾步，撞門，門沒事。

瘦子：幹！廁所真堅固。

機器人真真：真的不是我做的。

瘦子：閉嘴。

瘦子朝門鎖開槍，砰，〈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停，他再開一槍，門鎖掉了。瘦子走向前，輕輕把門推開，站在廁所外。停頓。然後他轉身面對機器人真真。

瘦子：你過來。

機器人真真：我不想看。

瘦子：快點。

機器人真真用跪姿爬向廁所，跪在廁所前，瘦子讓開。

機器人真真：怎麼可能？

瘦子：對啊，怎麼可能。

沉默。

瘦子：你說有一個小孩。什麼小孩？

機器人真真：什麼小孩？

沉默。

機器人真真：沒有，沒有小孩。

兩人定格，女區燈暗。心理醫生打開手電筒，但不照向前方，而是照著自己的臉。他緩慢地移動。

心理醫生：你拔拔很得意，寫了一個小小的世界，裡面有一小群機器人，上面人類幾乎全死光了。(頓)只剩下一點點人想往下逃。(頓)但他其實不知道怎麼處理這群人。所以他又自以為聰明地讓機器人關在地下室一直恐懼著。恐懼永遠不會出現的人類。(頓)但你拔拔啊，就像那個爬到地表上的機器人一樣，沒有看到全景。啊，全景，又一個你不懂的詞，沒關係，我會一個一個教你。我會一直讓你看到我在這裡，讓你看清楚我的臉。(頓)他自己寫的故事，他自己都不知道真相。但你知道，對不對？(他突然關手電筒)就像這樣，人消失了。(頓)但人類根本不會這麼容易消失，人類堅強得很。(他打開手電筒，平舉著它開始轉圈，聲音從小到高亢)除了那間地下室上方的區域被核彈炸掉了，地球上，到處都還是人類、人類、人類。到處都還是人類主人。(他停止轉圈，照自己的臉)那些小機器人，還在地下室想著要怎麼違反第三法則，想著要怎麼「自殺」。因為他們太害怕了，害怕他們從來就沒有的自由意志會被奪走。(頓)就像你，我親愛的孩子，你根本沒有想要逃走，你只想要死掉，不是嗎？

沉默。廁所傳來男孩的哭泣聲。心理醫生把手電筒照向廁所，穿過定格的機器人真真和瘦子，走進廁所。

第十六場

口區：心理醫生診所。胖子坐醫生的扶手椅，醫生坐在他對面。燈亮醫生同時開口。

心理醫生：「打手槍」。

胖子：還來啊？

心理醫生：這是第三日，非如此不可。

胖子：貝多芬。

心理醫生：你想談貝多芬？

胖子：(站起來指揮) **Muss es sein? Es muss sein.**

收音機：／善導寺、(台語)善導寺、(客語)善導寺、Shandao Temple Station。

心理醫生：／(作筆記)我的天啊，你是所謂的文藝警察，這幾年這類型警察很流行，文青的警察版本。以前人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現在則是「每個警察心中都有個假文青」，假不假我不確定——

胖子：(停止指揮，掏出票根丟在桌上)是你給的票。你說聽音樂會可以舒緩我的暴戾之氣，還有減少一次面談。你看，上面有蓋章，我真的有去喔。

心理醫生：(拿起票根仔細檢查)所以你不是……

胖子：我不是。

心理醫生：你一個人去聽嗎？

胖子：跟 Bear 一起。

心理醫生：他是你的？

胖子：跟我七年的警犬，撕裂犬二型，專門撕裂對手。(頓)我沒提過嗎？她跟我生活在一起。母的。

心理醫生鬆了一口氣。

心理醫生：我以為你是文藝警察，會一個人去聽音樂會那種。(頓)這樣之前的談話都要作廢，這個治療方式只適合一般警察。

胖子：你放心，我很一般，一般的暴力警察。

沉默。

胖子：既然我這麼一般，這次談話可以就這樣，就算談完了嗎？不要再來三字詞了，好不好？

心理醫生：(頓)很抱歉，這是三加一療程，今天進入到「三」這個階段。

胖子：非如此不可？

心理醫生：非如此不可。

沉默。

心理醫生：把貝多芬(做撥雲見日手勢)撥到一邊去吧。我建議我們以「打手槍」這三個字做為今日談話主題。

胖子：隨便吧。

心理醫生：那好——

胖子：但就算一定要這樣搞，「打手槍」這主題也太爛了吧。

心理醫生：太低俗？

胖子：它完全可以用「自慰」兩個字取代。它是用來形容自慰的好嗎？所以嚴格來說，它是二字詞。

心理醫生：(作筆記)嗯。知青，知警察。

胖子：我他媽是一般警察！

心理醫生：那你就好好聽我解釋。(頓)自慰又稱自瀆或手淫，指自行刺激性器官而獲得性快感或達到性高潮的行為。



胖子：我知道，我從小學就開始自慰天涯了。

心理醫生：但打手槍呢，可以是互動式的。自慰只是打手槍的其中一種狹隘形式。

（頓）打手槍指向一個更廣大的天地，難道不適合做為我們今日主題嗎？

沉默。

心理醫生：（比出手槍的手勢）再說你不要忘了……

胖子：（頹然倒進椅背）我知道了，不用再提醒我，我們就討論這三個字吧，來打手槍吧。

心理醫生：不要這麼沮喪，我們有進展了，真的。（起身）你想吃點蒟蒻配薑汁茶嗎？還是聽音樂？不要貝多芬我知道。

心理醫生走向音響，正要放音樂，突然從喇叭響起警報聲。⁵兩條繩索從天而降，降在兩人頭頂，胖子和心理醫生頭也不抬，舉起右手一扯繩索，各自腳下地板機關啟動。他們消失了。

心理醫生：（驚天動地地罵一長串髒話）／幹他媽的操機掰穴覽教覽丟哩老母……

胖子：／幹。

除了胖子，有其他人罵髒話的聲音，但都如胖子那般短促。心理醫生繼續罵髒話，診所的燈熄了。場上一片漆黑。心理醫生終於收功，喘氣。有一些人聲的嘈雜，但都聽不清楚。聲音漸漸平息。只剩胖子和醫生說話的聲音。他們壓低嗓門說話，但說話有回音。時不時有聽不清的嘈雜聲。

心理醫生：胖子？

胖子：（定位醫生的位置）這是幾號啊？五九還是六十？

心理醫生：（朝胖子發聲處）五九……萬安第五十九號演習。

胖子：沒想到這麼巧。（心理醫生呻吟）或不巧。

心理醫生：我最討厭治療到一半給我來這一招。

胖子：我記得小時候還會給個啥小時間，就那半小時躲起來就好。現在都是突襲式的，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什麼的。（頓）但這是為了保命。（頓）你有沒有想過這次不是警報，是真的空襲？

心理醫生：沒有，繩子只比音樂晚一秒，明顯 set 好的。

胖子：我懂。但我每次還是會幻想一下，真的開戰了，我他媽要站在哪一邊。

心理醫生：站在哪一邊？

胖子：你知道啊，外面還是裡面。總不可能在裡面殺敵吧。

心理醫生：也是。

⁵ 用的是萬安警報的警報聲。



沉默。

胖子：現在怎麼辦？

心理醫生：繼續我們的談話啊。(頓)雖然剛剛我自己有點失控，但我有自己的堅持——就算在地下，也不能放棄治療。

胖子：反正地板打開將我們吐出來以前，我哪裡也去不了。

心理醫生：我也一樣，別忘了。

胖子：從我第一次見你，你就在那間辦公室裡，你有差嗎？

心理醫生：胖子，別再心理不平衡了，這只是加深你給人的一種焦躁印象。你不想讓其他人這樣看你吧？

胖子：(頓)隨便。

心理醫生：你不想談到變七言絕句吧？

沉默。

心理醫生：很好。其實這個情境正好適合「打手槍」這個主題。它的私密性，它特有的空虛感，都像這個新一代的防空洞。(頓)甚至在這裡，我不介意先說說自己的事。你不再是胖子，我也不再是醫生。這樣我們更自在、舒服。(換上一種更輕柔、做作的語調)嗯。我還記得小時候的防空洞，那時候你可能還沒出生，或者只是小寶寶。防空洞就在公寓的地下室。我住在四層樓老公寓。就算是白天，打開公寓大門，也看不見裡面有什麼。偶爾有水光反射，我知道裡面積了水但不知道水有多深，加深我對防空洞神秘的恐懼，有大水怪或別的什麼生物，但我還是想要進去。(頓)一開始我還會幻想戰爭的時候，我要第一個去拉開那個鐵閘門，後來發現只有萬安演習，演習的時候也只是留在家裡，把燈關上。再後來發現大人根本不真的相信兩岸開打的可能性，鐵閘門壓在我的和鄰居的腳踏車下面。(頓)當然現在我們很清楚，那種防空洞，只是一種心理防衛措施，讓人心安。有沒有戰爭它都沒有意義。大人們早就知道這一點。(頓)你剛剛說的沒錯。(胖子發出一些意義不明的聲音做為疑問或回應)那時候會在前一天甚至好幾天前就預告演習的日期和時間，大家會避免在那個時間點前後在外面活動，但那天我忘了，補習遲到還慢慢在路上晃。(頓)等到我聽到熟悉的警報，我正在一條陌生的巷子裡，看過去沒有什麼便利商店可以讓我進去待著。只看到一個警察在巡邏。其實後來想想沒什麼，頂多被念一頓，警察也不會罰小孩的錢。但我當時就是很緊張，不想讓他看到我，我往回走，盡量靠近旁邊的連棟公寓。(頓)突然，有一棟公寓的大門開了，門內站著一個大哥哥，他招手要我進去。(胖子發出意義不明的聲音，還有其他嘈雜聲)我沒多想就進去了，他要關上門的時候，我首先看到的是跟我家樓下幾乎一樣的防空洞，有水光，但很快就什麼都看不到，因為他把門關上了。(頓)他帶我上樓，他家在

三樓。他問我的名字，我告訴他，他問我要去哪裡，我說我要去補英文。他問我是不是小學生，我回答他我畢業了，要升國一了。(頓)然後他開了一包多力多滋，還倒了汽水給我喝，他問我為什麼這麼早就開始補習。我說因為我想要考上(一陣嘈雜聲淹過校名)高中。就是那所粉紅色的高中。胖子、胖子?(胖子發出聲音)我這樣講絕對不是想搞性別歧視，你知道，我是最政治正確的人了。我用粉紅色來指稱這所高中，只是想要保護這所高中。(頓)也許沒那麼想保護。(頓)大哥哥說，他就是那所粉紅色高中的學生。我不信，他說不信我給你看我的書包。他拉著我的手，經過一個很大的水族箱，穿過門簾進到一個有點亂的房間，床上都是漫畫。(頓)他指給我看地上的書包，深綠色的布料上四個白色的大字。他沒有騙我。他還牽著我的手，他說我長得很好看，也很乖，一定可以做他的學弟的。但現在是暑假，你不想放鬆一下，看看漫畫嗎?我想，但又有點不自在。他放開我的手，說床上的漫畫喜歡都可以拿去看，他再去拿點吃的。(頓)我發現裡面有 A 漫，那時候我已經看過 A 漫了，也在家藏了幾本《草莓百分百》，但在別人家看 A 漫還是怪怪的，所以我挑了一本《寄生獸》，胖子你看過嗎?(胖子的聲音越來越詭異)是在講有一天天空突然降下大量不明的孢子，孢子孵出小蛇，小蛇像接收到不知道什麼命令，潛進住宅，鑽進人類的身體裡，吃掉他們的大腦，然後寄生在那些身體裡。(頓)大哥哥又進來了，我背對門但聽到一些聲音，我瞄到他的手上有東西，但不像食物，他安靜地坐在我後面。(長沉默，偶爾有人聲和醫生大口呼吸的聲音)不知道過了多久，他從背後輕輕抱住我，開始吻我的脖子，然後解我襯衫的扣子。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繼續看漫畫，但在他要脫掉我的衣服的時候，我配合地舉起手。(有一些聽似不滿的聲音)他問我有沒有自慰過。我有，但我不想回答他。他說這個比自慰更舒服，是已經畢業的學長帶他做的。(胖子又發出聲音)噓。他一邊親我的身體，一邊將我的屁股抬起來。接下來我記得的畫面，就是我半跪在床上，一邊看漫畫，他一邊在幫我口交。我幻想過這件事，但沒想過是一個大哥哥，也沒想過會痛，他吸得很大力。(頓)他握著我的雞雞，抬頭跟我說：你的很粗，但我的比你長一點，想看嗎?(胖子和其他人呻吟，聽不出是痛苦還是舒服)噓。他引導我的手，握住他的那根，我感覺我的手滑滑黏黏的，但我不敢看，眼睛一直盯著另一手拿著的漫畫。他帶領我的手慢慢地套弄，慢慢地幫他套弄。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我握住他細長的陰莖。(頓)我又感覺到他在吸我、舔我，我聽到口水聲，漫畫裡男人的頭在他老婆面前綻開成一朵花，她還來不及尖叫，頭就被整個吃掉。突然我發現，他的手已經不在我的手上，我正在自動的幫他套弄。也就是，我在幫他打手槍。

胖子：(試圖壓低激動不安的聲音)不要再說了。

心理醫生：噓。(聲音變得強勢)閉嘴好好聽我說完。我現在才點題而已。「打手槍」。你說的沒錯，打手槍和自慰有共通性，也就是它們不需要有一個目標做為完結。享受過程即是目的。但如果非得給它們一個目標，那打手槍和自慰就截然不同了。不論男女都可以自慰，但打手槍呢?不論是男是女，都可以高潮，但你

如何確定這點？女人可以假裝那是因為她們自己都搞不清楚但男人呢？（頓）這就是打手槍弔詭的地方。如果非得給它一個最終目標，它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射精，一次性的射精，射完他媽就沒了。所以很多人會去拖延、停止、再開始。拖延、停止、再開始。男人必定是拖延的大師，延後享樂的大師，也是恐懼的大師。因為我們第一次射精的恐懼，早就永存在每次射精之中了。那是羞恥和空虛。像這個防空洞，像你們這些偷聽的人渣。（有人聲抗議）閉嘴，全部給我閉嘴。但互打手槍，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回事。跟集體自慰的虛偽更是沒得比。你控制不住的，幹。（變回輕柔）我被大哥哥弄得快要射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一邊在找《寄生獸》第二集，找不到我不知道該怎麼辦。（醫生發出呻吟，同時混雜一個男孩的叫聲）更可怕的是，他的老二在我手裡脹大，我知道，他快要射了。我隨便拿其中一本。「寄生獸第四集」，那是我最後看到的東西。他把我的頭往下壓，我閉上眼睛。

心理醫生發出射精的叫聲／診所燈亮／地板打開射出兩人，這三件事同時發生。胖子舉起右手比出手槍的樣子，左手托住右手腕，指著醫生。醫生的褲子半脫，露出半勃起的陰莖，手握一罐潤滑液。兩人對峙。緩慢移動。

收音機：西門、（台語）西門、（客語）西門、Ximen Station，左側開門。

心理醫生：胖子，你在幹嘛？

胖子：你手裡拿什麼？

心理醫生：（看手中的潤滑液）喔……這個，沒什麼，讓我們（做撥雲見日手勢）把它拋到腦後吧。

他丟掉潤滑液。

心理醫生：（慢慢移動到扶手椅附近）我說完了。輪到你——

胖子：你不是想知道我怎麼辦到的嗎？

心理醫生：什麼怎麼？

胖子：兩槍。

心理醫生：喔……那個，我沒有——

胖子：噓。

心理醫生移動到扶手椅前，突然他往前衝，去按桌下的警報器，胖子開槍，心理醫生倒進扶手椅，扶手椅因他的重力加速度瞬間轉了一百八十度，同時胖子開第二槍。心理醫生死亡。胖子放下手，手槍消失。他的手機響起，他掏出手機，按下通話鍵。

胖子：喂？我在一個犯罪現場。誰的？什麼誰的操你媽有屁快放！你說什麼？（將

手機換手，緊緊貼住耳朵）你再說一遍！瘦子怎麼了？你他媽說清楚一點。

他放下手機，蹲下。像在哭。這時警報器響起，他如夢初醒，站起來去查看心理醫生的屍體，一邊自言自語。

胖子：彈道一致。（頓）我想這代表治療結束了。

燈暗。

第十七場

Chet Baker 唱的〈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響起。他唱了一陣子後，夕區燈亮：汽車旅館「太空漫遊」。廁所門半開。機器人真真昏睡在床上，胖子手握槍，站在床邊看著她。胖子全身發抖。他伸出手，拍打機器人真真的臉，她沒反應，胖子大力一揮，她彈了起來，張開嘴巴看著前方。胖子跳上床，半跪著，左手把機器人真真的頭髮往後扯，右手將槍塞進她的嘴巴裡。

胖子：幹你媽的告訴我是誰做的？

機器人真真看著胖子，胖子將槍抽出，抵著機器人真真的臉。

胖子：是誰？

機器人真真看著胖子，微笑。

機器人真真：那個男人……

胖子：（放掉機器人真真的頭髮）誰？

機器人真真：我忘記他的名字了。

胖子：你最好想起來。

機器人真真：你知道為什麼他能吹得這麼溫柔嗎？

胖子瞪著機器人真真，扳下手槍的擊錘。

機器人真真：他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溫柔是什麼。他吹的每一個音符，都是對溫柔的猜測。

胖子：你他媽到底在說什麼？

機器人真真：他啊你沒聽到嗎？這首歌。

她伸出手往上指。

機器人真真：大家都愛他的歌聲，忘記他的小號吹得多棒。

胖子：（拿起床上的針管）你嗑了多少藥？

機器人真真：是醫生告訴我的。

胖子：你應該斃了那個醫生。

機器人真真：（看著胖子）對啊，你殺了他。

胖子：心理醫生？

機器人真真：他說他不治療心理，也不治療身體。（頓）他治療別的。

胖子：很好。（抓住她的頭髮）你給我過來。

胖子抓著機器人真真的頭髮，將她拖下床，往廁所拖。

收音機：龍山寺、（台語）龍山寺、（客語）龍山寺、Longshan Temple Station，左側開門。

胖子把廁所門踢開。將機器人真真的頭往廁所裡塞。

胖子：你知道他是誰嗎？

機器人真真：胖子。

胖子：／你說什麼？

機器人真真：／打手槍。

胖子：／你叫他什麼？

機器人真真：／保持清醒。

胖子：（把她的頭往後拉）這個頭被轟掉一半的機器人，他叫瘦子！

機器人真真：（看著胖子）保持清醒。

胖子：閉嘴。

機器人真真：（看著胖子）保持清醒。

胖子：你再說這四個字，我就一槍斃了你。

機器人真真：保持——

胖子開槍。砰。槍聲混雜「清醒」兩字。

機器人真真：兩槍。

胖子再開一槍。砰。胖子看著手上的槍，再看機器人真真。廁所內傳來嗚咽



聲。胖子抬頭，放開機器人真真，踏進廁所。

胖子：（在廁所裡）天啊……

一陣水聲。胖子走出廁所，手上抱著雙眼被蒙住，嘴巴塞著手帕的男孩。他的洋裝濕透了。

胖子：（跨過機器人真真）是你把他搞成這樣嗎？

胖子將男孩放到床上，測量他的脈搏。點點頭。轉頭看機器人真真，她還趴在地上。

胖子：他是誰？

機器人真真：男孩。

胖子：你還真是無所不知。（頓，轉頭看男孩）所以你把他打扮成這樣？變態。

沉默。胖子小心地把手帕從男孩口中拿出，一陣血從男孩口中湧出來。

胖子：（把手帕塞回去）天啊。

胖子拿出手機，撥打。

胖子：警員，編號 A2387，快派救護車到這裡，一人重傷。（頓）這裡是哪裡？他媽的。（他衝去床頭櫃翻找，抬頭，把枕頭撥到一邊，露出牆上的字）你給我聽好，忠孝東路五段一號，汽車旅館。（頓）叫什麼名字？就叫他媽的汽車旅館。「汽車旅館」汽車旅館！（頓）十分鐘？媽的五分鐘內給我過來。

胖子掛斷電話，喘氣。然後衝向機器人真真，機器人真真嚇得後退，靠在廁所門上。胖子停住，慢慢蹲下。

胖子：我不會再碰你，但你要開始說實話。（頓）告訴我，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收音機：龍山寺、（台語）龍山寺、（客語）龍山寺、Longshan Temple Station，左側開門。

沉默。

胖子：轉過去。（他讓機器人真真轉身，將她的雙手扭到背後，拿出手銬）我現

在正式逮捕你，你可以保持……算了，就算我說過了。
機器人真真：我想起來了。



胖子停下動作。

機器人真真：他的名字。

胖子：繼續。

沉默。

機器人真真：查特·貝克。

胖子：他是誰？

機器人真真：每一次我們說再見，我就死去一點點。

胖子：（頓）隨便你。

胖子將機器人真真的手銬在廁所門上。走到床邊，抱起男孩。

胖子：給我好好待在這裡，不要想逃跑。

胖子抱著男孩，走出房間，機器人真真看著他下場。

機器人真真：再見。

機器人真真閉起眼睛，垂下頭，靜止。燈暗。音樂持續到自行結束。

第十八場

空台，三區場景被清空。燈亮時胖子站在圓心。他拿出手機，撥號。

胖子：喂，你好……我是……不不，我沒有要推銷東西。喂？

胖子看手機，再撥另一個號碼。

胖子：喂？（頓）抱歉，我打錯電話了。

胖子掛斷電話，再撥另一個號碼。



胖子：喂。你好，我想跟你說……我不要預約。幹。

胖子掛斷電話，再撥另一個號碼。是空號。胖子很疲倦，蹲下，再撥一個號碼。

收音機：龍山寺、(台語)龍山寺、(客語)龍山寺、Longshan Temple Station，左側開門。

胖子：求求你不要掛斷。給我一分鐘就好。

停頓。

胖子：謝謝。

胖子深呼吸，吐出一口氣。

胖子：我想要跟你講一個道理，我從來不是一個講道理的人，以後也不會再講。但事情就是這樣，這世界充滿好人，真的，大家都是好人，但我們無法避免彼此傷害。(頓)瘦子死了，很可惜，他到死都還以為壞人很多世界很糟，但其實只有世界糟糕而已。他不懂這個道理。他是不是因此而死，我不知道，但我會找出殺他的人，不論那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頓)我說完了。

停頓。

胖子：你說什麼？

胖子慢慢站起來。露出一絲笑容。

胖子：謝謝。再見。

燈暗。

收音機：(警告音) 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關門警告) 登—登—登—登—登——

劇終



劇本自述

壹、自述的自述

一、

因此，藝術作品

只是成形過程中的猶豫躊躇

而非自身目標的結晶。

——利希茨基 (El Lissitzky)⁶

蘇聯人利希茨基的這段話完美地呈現了這個劇本的最終樣貌。⁷所以，這篇創作自述首先要做的，就是去考古出那些寫作的初衷，以及那些在寫作過程中，因猶豫躊躇而被捨棄在路上的細小結晶。考古的對象，是作者本人的記憶，還有那些被存檔的諸多文件。⁸接下來，才是以一個「第一讀者」——作者在寫的當下也正進行無時差的閱讀——的身分，分析這個被扭曲、置換的「作品」。

但在此之前，容我如人類所說，賣個關子，繞個遠路，述說自身。它跟劇本，有間接的關係，正是由於這種非直接，才能達到齊澤克 (Slavoj Žižek) 強調的「傾斜觀看」。即用一種特定的角度，去觀察到事物清晰的型態。

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這位有名的憂鬱症患者，捨棄現代心理學的標籤，改用傳統占星學的說法形容自己，像土星。土星是九大行星裡公轉速度最慢的一顆星球，總因繞路而遲到。我的求學過程——大學和研究所都讀了六年——也如土星般滯留，甚至一度完全不動了。兩年來，劇本的片段幾乎被遺忘在電腦資料夾和諸多備份裡；也是這兩年，被精神科醫生認證的憂鬱症變得更像身體而不僅是精神的疾病。是身體而非精神的異狀——如睡眠障礙、腳步窒礙難行或呼吸困難——讓我深感恐懼。這是第一個弔詭。

⁶ 約翰·柏格著，吳莉君譯：《觀看的視界》（臺北：麥田，城邦文化，2010），頁 226。

⁷ 當然，「完美」對這段話而言有某種反諷，特別是它本身也出自一個文本、一個作品，是「猶豫躊躇」，不導向「自身目標」。而「反諷」，是我們這個時代永恆不確定性的製造者。於是這段話就利用反諷讓自身陷入不確定性當中。也讓所有引述者的指涉對象被懸置。

⁸ 它們有時候比記憶更可靠，有時候，卻像作品一樣，會誤導人，假裝成目標本身。



第二個弔詭，來自一種預設：精神疾病，黏著在人性之中。也就是它是人性的一個面相。雖然現代醫學已朝向神經科學發展，取代傳統的心理分析，（我吃藥，吃很多種藥，有時停藥，不確定如何能回復早前的自己。）這種預設依然容易被接受即使那些正吃著藥的人們如我。但正是在這兩年，我開始感覺到自己缺乏（一種本該不證自明）的人性。憂鬱症和人性的缺乏並存。

延續第二個弔詭，我的書寫，也呈現某種悖論。我什麼文類都寫，但直到大學畢業後，才開始寫散文，也是從那時起，死亡一個接一個在我身邊發生。我的阿祖、外公、啟蒙我戲劇的老師，還有我最尊敬的詩人、歌者 Leonard Cohen 等。我用散文的形式一一寫下他們，我把散文這個文類，特別留給死亡。不只留給特別的死亡。有時候拿給人看，他們總覺得字裡行間，用情至深。但事實是，寫作的時候，我無所動心。我也會哭，在病房外、前往台南追思、在自己的房間，我流淚。但那些並不踏實。是的，我相信有種紮實的悲傷，我無能經驗。

我時常坐在餐桌，吃蔬菜餅乾。對面坐著我最親密的人，我的愛人。她看著我吃餅乾掉餅乾屑。就在這種時候，不只一次，我問她：「我會不會是機器人啊？」我只記得她同意的時候。有一次躺在床上，她說我越來越沒有人性，意思是我缺乏人類基本的感情。所謂基本，其實並不基本，要耗費很多心力感覺。身邊的人老的老、死的死，有些還那麼年輕。

情感狀態難以持續，最能夠持續的是憤怒——我因此猜想產生憤怒的機制有別於其他情緒——有時覺得我在病房外、在台南、在自己的房間裡，好像在模仿他人。或許我真的是一個 AI。因此我想要寫機器人，還不只如此，我寫下的機器人總在模仿人類的行為、情感，毋寧說猜測，像查特·貝克。⁹

她兩腿開開的躺著，感覺他的精液冷冷滑出她的身體，就是在這種時刻，她不知怎的，她突然就明白，他樂聲當中的溫柔源自何方：他能夠吹得那麼溫

⁹ Chet Baker，著名的爵士樂手。

柔，是因為他一生從來就不知曉真正的溫柔，他所吹的每一個樂音都是一項猜測。¹⁰



《然而，很美》這段很美的話讓我好像找到同類，好像美劇《疑犯追蹤》(Person of Interest) 裡一個 AI 找到了另一個 AI。所以我在劇本的尾聲，透過機器人真真的嘴裡，講出這段話——稍稍改動了句子——其實暗示《保持清醒》裡的機器人的行為模式。他們取代人類，不是為了統治人類，而是繼續過他們的生活。就像查特·貝克吹奏的小號，之所以那麼溫柔，是因為他總在猜測。機器人猜測人類的生活，就像我猜測什麼時候，生而為人，應該有什麼表現。

心理醫生說：這是「自然現象」。¹¹意思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想要看起來「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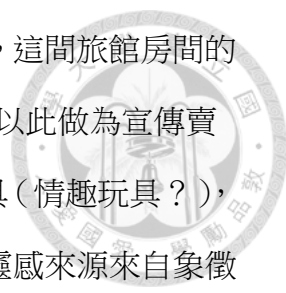
因此，在繼續自述——有點像自白——之前，應該坦承，這不是一個硬科幻故事，硬科幻立基於現今和有可能實現的科技之上，強調真實的物理法則；而此劇本裡的機器人，更像一種（缺乏）人性的暗喻。

二、

書寫一定要有參照物嗎？一個破碎的家庭或者在現代性中露出猙獰面目的資本社會？如果一定得有參照物，那此劇本的參照物便是「作者想寫黃色小鴨，但生了一場大病，病癒——或沒有——時黃色小鴨已經被寫、被過時。為了讓黃色小鴨更合情合理地被搬上舞台，只有一個方法：將它推到更遠更屬於歷史遺跡的一方。那麼所謂當下，肯定在未來。」換句話說，它的參照物是時間本身，為了去安置一個曾經的參照物所做的一切努力。再換句話說：「讓黃色小鴨更過時」便是參照物兼目標。

¹⁰ 傑夫·代爾著，韓良憶譯：《然而，很美》（臺北：麥田出版，2012），頁 207。

¹¹ 《保持清醒》第十二場。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確很少心理醫生，據說不超過五位。



關於黃色小鴨的故事是這樣：一個殺手找了一間汽車旅館，這間旅館房間的窗戶可以看到停駐在港口的黃色小鴨，事實上，這間旅館正是以此做為宣傳賣點，房間的枕頭和浴室裡，都擺了小小黃色小鴨做為裝飾或玩具（情趣玩具？），殺手的任務，是殺掉黃色小鴨，讓它爆掉——這裡的參照物、靈感來源來自象徵「和平」的黃色小鴨在全球各地因各種明或不明原因死亡的報導——他執行任務的裝備是一把狙擊槍，這本來是一件單純的任務，但讓情勢複雜的是，床上躺著一個昏迷的女子，廁所裡有一個死掉的孩子，到底是一樁意外，讓狀況變得如此複雜，還是一切都在殺手的計算當中，是這個故事的懸疑所在。

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便是機器人真真和男人在汽車旅館「太空漫遊」這條線的原型，最大的差異是：黃色小鴨不見了。我把這條支線稱作「沉睡的真真」。機器人真真總共沉睡了三次。她說：「每一次當我沉睡，我就死去一點點。¹²」死去，是個人記憶的喪失，也是時間的跳躍：她每一次睡醒，時間就過了十年。她的失憶，其實是失去時間本身。這就是我剛剛說的，為了書寫黃色小鴨，把時間往前後延展，讓當下變成未來，讓近的過去變成遠的過去。因為近的過去雖近卻已過時，不如讓它更遠些，比較有距離的美感，或復古的情調。

但最終黃色小鴨被拿掉了，與之相應的時間軸理所當然，也被拿掉，剩下沉睡的真真，依然沉睡三次。剩下記憶喪失。她醒來，忘記的不僅是她買兇殺己，不僅是她從酒吧到汽車旅館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最重要的，她忘記自己是機器人。所以她想尿尿，有了人類的生理需求。

如前所述，這不是講究合理性的硬科幻，機器人真真如何尿尿，她尿出的是水還是機油或別的液體，作者和觀眾同樣不知情。因為我們後來會發現，這個空間，用拉岡（Jacques Lacan）的說法，是一個幻見空間；用一般人的說法，則是「夢」。¹³至於是誰的夢，劇本和此自述會一步步揭露。

¹² 《保持清醒》第三場。

¹³ 雖然夢讓人聯想到與現實對應，但拉岡的「現實」反而是象徵符號層和想像層的結合，是一個躲避真實層的幻見空間。《保持清醒》裡的夢也可以視作這樣的一種「現實」。



三、

「兩顆子彈」。

寫作進行中的某一時刻我自問，二十一世紀以後，台灣哪個事件最有代表性，可能徹底地改變了台灣未來的樣貌。我問自己也問別人。有人回答我「太陽花學運」。沒錯，這件事影響甚廣，甚至可能改變了好幾次選舉結果，但事件從三一八占領立法院，到四月十日學生發表聲明退出國會，中間經歷幾次清場、場外學生聚集靜坐守護場內、占領立法院、警民衝突，到最後退出，把垃圾撿拾乾淨一併帶走，它的效力是慢慢擴散的。但我想要找的是某個瞬間，這個瞬間可以製造出如「薛丁格的貓」此思想實驗中的黑盒子（平行宇宙）。

「薛丁格的貓」這個著名的思想實驗是由奧地利物理學家薛丁格（Erwin Rudolf Josef Alexander Schrödinger）所創。薛丁格如此描述該實驗：

把一隻貓關在一個封閉的黑盒子裡面，並且裝置以下儀器（注意必須確保這儀器不被盒子中的貓直接干擾）：在一台蓋革計數器內置入極少量放射性物質，在一小時內，這個放射性物質至少有一個原子衰變的機率為 50%，它沒有任何原子衰變的機率也同樣為 50%；假若衰變事件發生了，則蓋革計數管會放電，通過繼電器啟動一個榔頭，榔頭會打破裝有氰化氫的燒瓶。經過一小時以後，假若沒有發生衰變事件，則貓仍舊存活；否則發生衰變，這套機構被觸發，氰化氫揮發，導致貓隨即死亡。用以描述整個事件的波函數竟然表達出了活貓與死貓各半糾合在一起的狀態。只有通過打開這個盒子來直接觀察才能解除這樣的不明確性。¹⁴

不同於古典物理學家的看法——在打開盒子前貓是生是死就已經確定了只

¹⁴ 引自維基百科「薛定諤貓」條目。

是我們看不到——薛丁格認為黑盒子裡的貓同時呈現兩種相反狀態：既生且死。只有透過觀察，也就是打開黑盒子，才會形成一個貓生或貓死的宇宙。這是量子力學一貫的論點：觀察會改變對象的本質。

黑盒子打開的瞬間，波函數坍塌，我們會看到活的貓或死的貓，而不能同時看到兩種情形，這是去相交的保證，所謂平行宇宙。幾年前的一部電影《彗星來的那一夜》(原名“Coherence”，在物理學上表示相干性)就是呈現了諸多本應平行的宇宙因為彗星的關係，產生交錯，共存在一個時空裡。

我最後選擇了三一九槍擊案做為我的「薛丁格的貓」。其實，當我想在劇本創造一個不同於我們當下的平行宇宙時，三一九立刻占據我的頭腦，但訪問了一些人，有些人對此事件覺得太過遙遠——他們很年輕，既是天然獨又視陳水扁為鬼怪——有些人無感。我想，那是因為人們對藍綠惡鬥無感；而三一九槍擊案，正是藍綠惡鬥白熱化的一個引爆點。¹⁵人們既厭惡政治，又對政治事件有極端的認知。這種弔詭下的產物，難道不適合成為我們談論的那隻貓嗎？

兩顆子彈，兩顆都沒打中，這就是我的平行宇宙。

問題是：如何呈現？陳水扁要出場嗎？場景要設定在三一九當天拜票車隊現場，還是以新聞播報的方式陳述？而陳水扁或相關人士和其他虛構角色的關係又如何？這些問題困擾著我。一度將陳水扁寫成一個機器人，在理頭髮。最後我選擇將「兩顆子彈」化為意象，化整為零地遍佈在劇本中，像強迫症，開槍一定開兩槍。和三一九槍擊案直接相關的場景只留下很短的一場，我選擇的出場角色是李昌鈺博士。

李昌鈺在我們當下的宇宙中，以一個美國鑑識專家的身分回台參與調查，受到當時偏藍媒體英雄式的歡迎，最後他的報告書，卻讓兩邊陣營各自解讀、各取所需。寫此劇本之初，我就想要李昌鈺做為一個現實中的人物出場，或許是唯一一個。(當然，後來藍儂也參一腳了。)

¹⁵ 當然，有人會說是兩千年總統大選。因為藍綠二分，的確是那個時間點產生的，我同意。

但不同於現實，我設定他是一個臺南子弟，沒沒無聞的鑑識學徒，因為破了三一九槍擊案而聲名大噪，被邀請去美國成為鑑識專家。而所謂的破案，並不是找到兇手是誰。在我的平行宇宙裡，大家爭執的對象，不是自導自演與否，而是，到底是一顆子彈還是兩顆子彈。最後，李昌鈺證實了，是兩顆子彈。從此，這個事件就被暱稱為「兩顆子彈」。

這當然有一點對現實諷刺的意味。重要的是，在這個宇宙中，最後是誰當選總統了完全沒有被提及，似乎是個不重要的議題。後來，我把李昌鈺的出場壓縮到只剩一分鐘，他遇到了空服員真真，證實自己是李昌鈺，和真真一起道出讓他揚名國際的句子：「不是一顆子彈，而是兩顆子彈。¹⁶」

劇本中另一個兩顆子彈的受害者——或獲利者——是約翰·藍儂。

藍儂，似乎是我這個平行宇宙更早，可能更好的代言人。我們都知道，在我們的宇宙中，藍儂在自家門口被槍殺，槍手等待藍儂的同時，捧讀著《麥田捕手》。前陣子我看到一則新聞，槍手查普曼的妻子告訴媒體，他當年槍殺藍儂的原因是想變得有名。但失敗了，大家都恨他。他和他的妻子每年有四十四小時的獨處時光，可以在監獄旁一處流動房屋內，一起吃披薩、看電視、做愛。而在劇本裡，《麥田捕手》變成了保命符，藍儂變成了心靈導師。

四、

「三大法則」。

除了兩顆子彈以外，另一個讓我心心念念的就是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虛構出來的「機器人學」中為機器人設定的行為準則，又稱機器人三法則。我的土星氣質——假如有的話——在此又要繞一下路，去說說我跟類型小說的淵源，而這淵源，也很遲才到來。讀了研究所，和女朋友分手，苦悶地在書店打工，開始接觸推理小說，首先是卜洛克（Block），接著回溯到雷蒙·錢德勒

¹⁶ 《保持清醒》第十四場。

(Raymond Chandler) 和漢密特 (Hammett)，這些都是冷硬派的小說家，影響了《保持清醒》裡胖子和瘦子兩個警察的形象。

然後是《地海》(Earthsea)，這部勒瑰恩 (Le Guin) 寫的奇幻成長小說，她教我名字的重要，說出一個真名，可以改變事物的狀態。她同時也是一個科幻小說家，和另一個科幻小說家菲利浦·迪克 (Philip Dick) 是高中同學。我再繞得更遠些，迪克的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裡測試、辨認仿生人的儀器，同時也是決定何人為精神病患的儀器。在這本小說的世界觀裡，仿生人和精神病患都缺乏人性中至關重要的移情能力。或許這可以回過頭去協調我一開始提出的關於缺乏人性和精神疾病的弔詭之處。

總之，書寫多年以後，我才見識到一個廣闊的大地——或深海——名為類型(通俗)小說。而這裡面，有一個巨人，名為艾西莫夫。他創造的三大法則，如同讀哲學無法略過尼采，任何想要寫機器人故事的作家，都要先行決定，要或不要，以下這三條規範：

第一法則：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袖手旁觀坐視人類受到傷害。

第二法則：除非違背第一法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

第三法則：在不違背第一和第二法則下，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¹⁷

後來又引伸出第零法則，即：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整體，或袖手旁觀坐視人類整體受到傷害。

第零法則是艾西莫夫筆下一個機器人領悟出來的。後世又有許多小說家為法則增添或修改，比如讓機器人永遠視自己為機器人，這樣免除了機器人將自己定義成人類就無視三大法則的漏洞。如前所述，每個科幻小說家在寫作機器人小說時，都會面臨一個抉擇，要不要讓筆下的機器人受三大法則約束。艾西莫夫本人

¹⁷ 艾西莫夫著，葉李華譯：《艾西莫夫機器人短篇全集》(臺北：貓頭鷹出版，2014)，頁 209。

的某些作品並沒有三大法則的存在，但他著名的機器人四部曲，融和科幻和推理兩大類型，謎題幾乎圍繞著三大法則的邏輯或其邏輯漏洞展開，所以，三大法則不僅是限制，也讓作者可以去把玩其中的縫隙。

一開始我決定將三大法則放進劇本裡，做為劇本世界觀的一部分，也就是，劇本裡的機器人，都必須遵守三大法則。所以機器人真真無法「自殺」，甚至毀掉了要來殺她的機器人。但後來，在第四場，瘦子開兩槍殺了胖子，瘦子很有可能是機器人的前提下，三大法則變成一個空的中心，如同齊澤克所說的小幻物（*objet petit a*），是瘦子對兒子講述的機器人故事裡面的一個虛幻設定。

這種變動，是角色（瘦子）行動在前，我的設定更改在後，而連帶影響了機器人真真毀掉殺手的理由：她並不真的想死。她以為自己受制於三大法則，實際上那是她的求生本能。她要把自己灌醉才能離死近一點。更無賴地去說明這種變動：我內心深處，並不相信三大法則存在的可能。即使機器人、人工智慧是可能的。有趣的是，那位領悟第零法則的機器人，也隱約查覺到人類社會，似乎同樣遵循著某些法則，只是未被銘刻而已。

艾西莫夫藉由這位敏銳的機器人，暗示了一個後設的見解：科幻小說世界觀的設定，無論多麼怪異，都隱含著對真實世界的觀察和暗喻。

五、

和一般科幻題材的處理不同，《保持清醒》並沒有把時空拉到未來，讓機器人或各種先進技術合理登場，而是用平行宇宙的理論，和我們當下的現實產生落差。《保持清醒》既然是一個平行宇宙的故事，它背後理當有一個更完整的世界觀。它確實有，比如已能夠量產通過圖靈測試的機器人。¹⁸比如這是音樂新聞的年代。比如人們自由來往於地球和火星之間。

¹⁸ 圖靈測試是圖靈提出的測試人工智能的方法。如果一台機器能夠與人展開對話而不被發覺是機器，那麼它就具有人工智能。

本來這些設定都會更完整地呈現，但最後我選擇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論，讓這些設定有時從角色口中暗示出來。藍儂和心理醫生都提到了「音樂新聞」，音樂新聞的靈感來自一本冷硬派推理科幻小說《槍，偶爾有音樂》(Gun, With Occasional Music)，在書裡的世界，報紙上的文字漸漸稀少，被可動式照片取代，終至文字被禁絕；而人們聆聽音樂新聞，藉由不同樂器的音色和旋律的即興組合，了解新聞內容。但《保持清醒》裡的音樂新聞，更像是拿現成的音樂來用。如“Beautiful Boy”。

大叔還提到了一種藥，他質疑援交妹吃了才願意免費跟他做愛，這種藥叫做「青出於藍」，由「藍青偉創」生產。以下是它的廣告詞：

機器人和人類的關係，不一定是主僕關係，但一定是製造者和被製造者的關係。歷來人類的歷史，是的，先是人類的歷史，才有機器人的歷史。總是這樣，人類創造了機器人。但人類不是上帝，人類也不憑一己之力創造機器人。因此，公平地講，他們的垂直關係，只是先後的關係。我們感念創造我們的父母，但總有一天，我們與父母平起平坐。中國有一句奇怪的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句話非常主觀地覺得青色比藍色更優越、美麗。如果我們重新帶著善意將這兩種顏色放進調色盤的兩個格子，它們擁有一樣大小位置，但不可否認：青色出自藍色。有時候，我們害怕機器人，是因為覺得他們比我們更優越，但如今，這種恐懼在地球上已經絕跡了。因為當我說我們的時候，我代表哪個族群呢？機器人，還是人類？這一切，除了拜因於五年前一場奇特的毛毛雨，將我們洗得模糊，也由於敝公司發明的藥丸：青出於藍。現在，每天早上，您或您的家人只要服下一顆「青出於藍」膠囊，您體內的人性和機器人性就會完美的結合，不再受到傳統的認同困擾。遠古以前，人類曾經受苦於種族認同、然後是國家認同，近代，性別認同產生的諸多悲傷往事歷歷在目。但這些都過去了。而我們藍青偉創讓這種分離主義成為永恆的歷史。



這是我為這種不存在的藥丸寫的廣告詞，後來也不存在於我的劇本內。但它暗示了這個世界特有的認同問題，這本是我想處理的主題之一。在人機混居的世界，我想像一場毛毛雨，把人和機器人洗得模糊，每個人體內都有人性和機器人性。而「青出於藍」藥丸，可以讓人完美地結合兩者。

「我雖然沒有幫機器人做過心理治療，但可以試試看啊，我們可以一起解決你的……你的……認同問題。¹⁹」心理醫生對機器人真真，如是說。

六、

在分析作品之前，還想說說「自述」本身。

「自述」這種夫子自道的文本，總夾在兩個時間當中——有時候偽裝成一個時間——一個是寫之前「我」想要寫什麼，一個是寫之後「我」覺得寫了什麼。這兩個「我」看似一樣，卻有差異。時間讓我們變成不同的人。時間讓一致性喪失了，那些想在劇本中看到角色一致性的讀者或許是緣木求魚，他們有時候確實求到了，因為現實世界的我們，無法保有比虛構角色更多的一致性。自述是作品或文本，進一步對一致性的保證。

但這篇自述，連同劇本，要打破這種一致性。（或許反而變成自圓其說的努力。）在自述方面，「我」分裂了：前面說話者，大抵是寫之前我想要寫什麼的我，寫之後覺得寫了什麼的我偶爾現身。前者的「我」是個充滿遺憾的作者，未能達成自身目標，藉由自述的形式彌補這些缺失，找回散落各地的小結晶體。接下來出現的「我」，毋寧說，更像一個理想讀者，為劇本自圓其說，為故事或角色缺乏一致性辯護。德國導演溫德斯（Wenders）最明白觀眾對一致性的要求：

觀眾首先的要求是影片具有某種一貫性。故事讓人感到其中具有意義，在混

¹⁹ 《保持清醒》第十場。

雜到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表象與周圍的現象背後，一定隱然存在著某種秩序。人們最需要的就是這種秩序，更甚於任何其他事物；是的，我幾乎會說，秩序或故事的觀念與神性有關。故事是上帝的替身。或者反過來說也可以。²⁰

雖然他談論的對象是電影，但「一致性」在劇場裡的重要性，或許只多不少，這也是故事最重要的功能，將「虛構世界」結構起來。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總是同時進行多個故事，而這些「故事」總是被破碎地呈現，往往沒有結局。因此一般觀眾和讀者樂見的是某人——通常是主角——身上的單一故事。或許可以更基進地說：故事的定義就是一致性。

所以真實情形是，在現實中，我們不活在任何故事裡，除非我們找到一種方法去說。比如在《保持清醒》裡，瘦子說了一個關於他阿嬤臨終的故事，但他並不活在那個故事裡。這跟故事的真實性無關。當下劇場流行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飆故事，另一種是完全沒有故事。後者看似前衛，實際上它的參照物就是現實本身。而飆故事，是去創作多個交錯或平行的故事，它的樂趣在於觀眾總能先認出個別的一致性。可以說，這兩種形式都是「故事」這個上帝的剩餘物，目的是重新去鞏固秩序（一致性）這個結構。

《保持清醒》看起來像是有多重故事的劇本，角色在不同的故事線裡登場；但更準確地說，是兩個以上的平行宇宙有時相交的故事。它確實是一個複雜、難解，不友善的人，會說是含糊的作品。而「自述」要做的工作，就是去寫出作品幽微、難以查覺之處；用作者已死的角度而言，不合法的方式去補足文本。

是的，寫下自述的每一個時刻，都是作者復活的時刻，都是文本變得更像作品的時刻。都可能是彌賽亞側身而入的那一剎那。²¹

²⁰ 亞歷山大·葛拉夫著，黃煜文譯：《溫德斯的電影旅程》（臺北：時周文化，2012），頁 12。

²¹ 瓦爾特·本雅明著，張旭東譯：《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支三聯書店，2012），頁 276。



貳、自述

一、保持清醒

從劇名開始講起。「保持清醒」，像一句口號、一個要求，有時候是陳述狀態；我喜歡以四字詞的標語做為作品的題目，好像為作品的某種強制性定調，比如「禁止吸菸」，是我一篇短篇小說的標題。禁制，也反過來表達了慾望，抽菸的慾望、睡覺的慾望——所以要保持清醒。當然，它在劇本裡首先是一句台詞，由一個殺手講出來：「我必須保持清醒。²²」因為他在工作，他的工作是殺人，而他的目標自投羅網，一切水到渠成。

這一場——機器人真真與男人在酒吧——是最早寫的一場，這四個字由男人（殺手）最後說出，帶有某種恐怖。第六場，機器人真真第一次從汽車旅館醒來，發現廁所裡的小孩屍體，想起男人說他要「保持清醒」，則產生了懸疑，雖然，這個懸疑來自機器人真真的失憶，她忘記自己買兇殺己，忘了是自己讓自己沉睡的。然後是第十六場，她第二次醒來，面對瘦子。

機器人真真每一次沉睡與沉睡間——或醒來與醒來間——都伴隨著一段空白，「保持清醒」這四個字，好像是對她自身狀態的反諷。她總是無法保持清醒。機器人真真獨白完，走向男人，露出身後的男孩，接下來，他們像共同體般對男人講話，除了最後一句：「為什麼？」²³代表她體內男孩的部分隨著她沉睡而離去。之後我們會發現，男孩投射出的不僅是一個機器人，他還投射出了一個空間，變形那個空間並安置自己或取消自己，如果我們把這個幻見空間視作男孩面對原初創傷——父親被殺——的應變，那麼這句「保持清醒」就有另一個義涵：男孩正是在睡著的那一刻經驗父親被殺，沒有保持清醒是他的錯。

如果說前兩次機器人真真醒來轉述的「保持清醒」是男孩潛意識的現形，一個遲來的提醒和自責，配合反覆出現的”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I Die A Little”

²² 《保持清醒》第三場。

²³ 同上。男孩跟機器人真真一起說了一次，機器人真真又單獨說了一次。

這首歌為死亡定調；那她最後一次醒來，所說的保持清醒顯然有別於以往。她看著胖子，連續說了三次「保持清醒」。正是在重複強調中，才凸顯保持清醒更深沉的面相：它的不明確性。同樣這四個字，同樣以她為中介，這次反倒像是胖子的槍下亡魂——心理醫生——回魂，借機器人真真之口，繼續療程。

如果心理醫生還活著，他會怎麼討論這四字詞呢？他會告訴胖子：「和禁止吸菸不同，保持清醒首先是一個問句。」何謂清醒？然後他會自己接下去說：「讓我們把禁止吸菸和其他明確的口號撥到一邊去吧。」不需要一個更廣大的天地，保持清醒就是一片問題叢生。如何保持一個無法定義的狀態？所以這看似口號的劇名其實是對自身的提問，帶出第一個主題。就像我們說「愛」的時候，我們在說什麼？一字詞愛如「愛」字招牌永遠被懸置在空中。

二、結構

寫了好幾條支線，我一一為它們取名字。最後總算纏繞在一起，可以拿掉名字，可以把這些被隱去的名字，一一講給你聽：「心理醫生與胖子」、「沉睡的真真」、「藍儂與打子」、「大叔與援交妹」、「胖子與瘦子」，以及兩個以上的「序場」。最後「胖子與瘦子」這條線被捨去，他們雖然有緊密的關係，但對手戲卻只有一場，兩人深厚的情誼大抵來自他們互相對應的名字和胖子對瘦子的追憶及承諾。這些是它們的「真名」。我偷偷告訴你，請你不要告訴別人。

在它們還分別待在不同 Word 檔之時，有一天我在公車上，很難得地用手機而不是 Mp3 聽音樂。Spotify 會自動跳出一些它認為我感興趣的音樂。程式的小聰明。John Lennon 跳出來了。我就聽。他離開披頭四後做了很多深沉的音樂，比如“Mother”、“God”；也做了一些過甜的歌，圍繞著兩人打轉：小野洋子和他的兒子。“Beautiful Boy”就是其中一首。我聽著聽著，腦中就有了畫面：一個怕黑的男孩，他的爸爸唱歌哄他入睡，告訴他閉上眼睛怪物就不見了，但他怕的就是閉上眼睛後的黑，好不容易，他閉上眼睛，將睡未睡之際，兩聲槍響，他的

爸爸被殺，他被人綁架了。

我腦中緊接著冒出一句舞台腔濃重的台詞：「我一直以為我在寫真真的故事；原來，這個故事，是屬於男孩的。」我差點在公車上，脫口而出。回家後，就寫了另一個序場，取名「父與子」。是真正的序場。

男孩被放在桶子裡，只露出一顆頭，眼睛被黑布蒙住的形象在他被心理醫生抓走後很快就出現了。他被置於圓心，他的頭轉動的方向，是他投射出的空間。（但心理醫生用手電筒照他，使他轉向診所，則是另一個設計。）本來想讓汽車旅館的三個房間都是男孩創造的，但這對一個孩子而言負擔太大了。最後，我選擇了其中一個房間：「太空漫遊」。

心理醫生：噢，對，你也有你自己的小房間對吧，像我這間診所一樣，可以為所欲為的地方。雖然，你喜歡在那裡裝死。（傾身向男孩）你何時要帶我去參觀？我猜，它像宇宙中的一艘，太空船。（頓）假的。²⁴

心理醫生口中的小房間，就是所謂「幻見空間」。

幻見通常被認定為一種實現主體慾望的場景。這種初步的解釋是恰當的，只要我們認定它實際的狀態：幻見所呈現的場景其實並不是我們所滿足的慾望，相反地，反而是展現慾望本色。精神分析的基本論點是慾望並不是事先被賦予的，而是後來才被建構的——這正是幻見扮演協調主體慾望的角色，詳述主體的客體，讓主體認定自己所處的位置。²⁵

類似佛斯特（E.M. Forster）讓一個老太太說出：「我如果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²⁴ 《保持清醒》第十二場。

²⁵ 紀傑克著，蔡淑惠譯：《傾斜觀看》（苗栗縣：桂冠出版，2008），頁6。

怎麼告訴你我想的是什麼？²⁶」先有幻見這個虛構場景，主體才在其中學習慾求慾望。男孩在「太空漫遊」裡變成一具屍體，或消失不見，都不是預設的，不是場景服務慾望，反而是場景讓主體獲得角色。心理醫生也是在診所裡，確認了心理醫生這個特殊位置。他的治療行為，建構出醫生的形象。

在《保持清醒》裡，或許可以這麼說：幻見空間被簡單地等同於「夢」。也可以這麼說：夢，是幻見空間的通俗版。所以多個幻見空間，有兩個可能：多個做夢者，或夢中夢。如果是夢中夢，那麼第一個做夢者是誰？有可能是植物人。植物人又是心理醫生，瘦子問他：「你會做夢嗎？」他在夢中營造了一個殺死父親、奪取孩子的場景，做為回應；而在他的夢裡，男孩開始做夢。也可能先是瘦子夢見了心理醫生是植物人，在夢中殺他；他因此驚醒，對牆壁開兩槍。也有可能是男孩，一開始，便是他從清醒到沉睡的過程；他首先夢見父親被殺，殺人者，是他夢中在做夢的植物人，植物人夢見自己是：心理醫生。

但有沒有另一個更奇異的可能：多個做夢者，他們夢見彼此，而彼此，也正做著有「他們」的夢。這個想法來自我的一首詩，名為〈還小〉：

你還小的時候
相信那些你夢裡的人
也在做有你的夢
你長大後
進入一個永不結束的惡夢
夢裡有我
我還小的時候
已經懂得害怕
對那些是惡夢的夢
以及不是惡夢的夢
夢裡不一定有壞人
但你仍舊希望
或者我希望
壞人不能夠做夢

²⁶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頁 134。

我們對彼此做惡
已經足夠
別再去想現實
別再去想
我們在彼此的惡夢裡
試圖做好人



這首詩某刻被胖子念出，道出這個結構的可能以及「夢」與「惡」的關聯。雖然我用「還小」，把時間軸往前拉——寫詩的當下沒有想起小時候打禪七被給予的法號就是「常夢」——但事實上，是在這幾年我想是精神疾病帶來的副作用，我非常的多夢。可怕的是，有一陣子，所有的夢都會被夢中的我定義為惡夢。即使驚醒後，回想起來，不過是夢見一些日常。這首詩在討論夢本身是惡的可能，但在這可能性下，我們仍然希望，壞人不能做夢。也就是：夢裡沒有壞人。這種對夢的期望，其實是對現實的期望，即使取消壞人的世界，仍舊是惡。

當然，這首詩的「你」與「我」互相滲透、糾合在一起，時而擁有同樣的願望，時而又是彼此的惡夢，只因為「我」出現在「你」的夢裡，或相反，互為絕對的他者。所謂絕對的他者，意指絕對無法被內化的他者，恐怖份子和上帝，就是這樣極端的存在，所以會被理解成——其實是無能理解——善本身或惡本身。不論是夢中夢的垂直結構，或彼此做夢的平行結構，這些夢都彼此關聯，甚至彼此對抗。夢既是結構，在內容上，又同時是惡和救贖。

但在夢的結構之下，或之上，還有一個結構，也就是機器人故事。它製造出酒吧加汽車旅館這個結構，是瘦子傳承給男孩的遺產，男孩的夢，總是建築於此。而夢，反過來讓機器人合理地登場，也讓他們看起來不那麼合理（因為他們是夢裡的機器人）。

所以，不僅兩顆子彈，創造出一個平行宇宙；劇本裡的各個夢境／幻見空間，也可以被視為多個有時相交的平行宇宙。我刻意讓每個場景都可以獨立出來觀看，比如機器人真真第一次醒來面對的複雜狀況，男人是否真實填補了那段空白，或

者另有所圖，這個場景和其他場景一樣，似乎要揭露什麼，但都沒有後續。獨立出來的時候，要直接觀看，台詞和劇情本身是重點，比如心理醫生和胖子在診所裡，呈現出來的醫病關係以及權力關係的翻轉。反之，如果整體地看這個劇本，就必須傾斜觀看每個場景。重點不在機器人真真和男人共同面對的複雜狀況和解決之道，而是展現男孩的幻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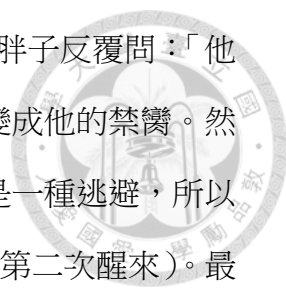
所以大叔和援交妹，表面在上演「電車痴漢」的戲碼，實則是心理醫生診所幻見的延伸。也可以說，捷運場景，是劇本結構的延伸。與之相反，「藍儂與打子」是結構的剩餘物。藍儂和打子相遇時，正好是整齣戲最混亂、鬆弛的一刻，和「中場休息」重疊，開日光燈。但表演繼續著，他們開房間。

「The Martian」的存在是做為結構的溢出，它不屬誰的幻見空間，而比較像是小幻物本身。齊澤克曾經將小幻物比做健達出奇蛋裡的塑膠玩具，它不是巧克力，卻填補了巧克力的空洞。打子和藍儂做愛、抽大麻，說著似是而非的話。像一張張快照，填補劇本中間的空洞（他們出場也相較其他人物集中於某區段）。既不屬於結構，又從內部增加一個異質物。但最後，他們嗨過頭的好萊塢式行為——隨性地對書開槍，頭頂書開槍——卻意外成為下半場的戲劇動力來源。

三、內容

1. 夢

瘦子問植物人：「你會做夢嗎？」植物人有沒有意識，會不會做夢，至今醫學界依然沒有共識。最近我看到一則非常驚悚的報導，一個植物人十二年後醒來，說她這十二年裡意識都非常清楚，包括醫生對她動刀的時候，她痛不欲生——因為醫生並沒有給她麻醉——卻無法用任何方式表達。但或許手術的痛不是這十二年來最恐怖的時刻。這是真真實實地困在自己的身體裡。《保持清醒》裡的植物人，顯然會做夢，而且有能力控制他的夢。他在夢裡變成心理醫生，殺了瘦子，抓走了他的小孩，用沒有言明的方式虐待。



但這個小孩，真正存在嗎？或許只是植物人的想像，所以胖子反覆問：「他有個兒子？」至少在植物人的夢裡，「兒子」是確實存在的，變成他的禁嚮。然後男孩也開始做夢，藉由做夢，抵抗「心理醫生」，或毋寧說是一種逃避，所以他裝死（機器人真真第一次醒來）、把自己變不見（機器人真真第二次醒來）。最後，胖子殺了心理醫生，在男孩父親屍體旁，救出了男孩。表面上，這是男孩的勝利。但事情真那麼簡單嗎？心理醫生真正止步何處？

這只是其中一條可能的夢的路線，就呈現激烈的分岔。

心理醫生說他找到了方法進入到男孩創造的「房間」裡，這個房間，明顯指涉汽車旅館「太空漫遊」。一個像太空船又不是真正太空船的房間，一個男孩喜歡在裡面裝死的房間。

心理醫生的方法表面上看起來是利用另一個房間——大叔和援交妹所在的「電車痴漢」——來達成目標。大叔和援交妹聽到槍聲，對著緊急按鈕大喊對面房間「太空漫遊」有人開槍，瘦子以警察而非父親的身分進入「太空漫遊」，喚醒機器人真真。這時候，男孩在兩個層面上都消失了。在心理醫生禁錮他的桶子裡消失；也在自己創造的房間裡消失。但最後，心理醫生用一番話攻破了男孩的心防，廁所傳來哭聲，心理醫生穿過定格的瘦子和機器人真真，走進去。

但下一場，心理醫生黑暗中柔弱又強勢的大段獨白，把自己和男孩、加害者和受害者、語言和行動壓縮在一起，最後卻成為獨裁者的末日演講，在自己的幻見空間裡，遭到胖子反噬。胖子是男孩植入診所的間諜嗎？或者他代表的是一個純粹不穩定的力量，在某刻爆發？這個問題還沒解答，下一場又再次出現翻轉：心理醫生還沒死透，就回歸了。而且有了新的聲音。

於是有了新的可能：心理醫生真正潛入男孩內心世界是在他死後，正如齊澤克解釋原父迷思（the myth of the primal father）和伊底帕斯情結的差異：「弑父的結果並不能排除這道障礙，我們終究到最後得不到享樂。相反地，死去的父親卻

比活著的父親權力還要龐大。²⁷」雖然心理醫生不是「父親」，卻代表類似的權威型態。胖子殺死了心理醫生，走進男孩創造的房間，最終拯救了男孩。但這過程中，機器人真真不斷以心理醫生的名義發言，她在做的，正是三加一療程的那個「一」，她反覆講著四個字：「保持清醒。」提醒讀者，這是一個四字詞。

於是又回到了循環裡，這是不是植物人一個人的夢境／幻見空間？他在此尋尋覓覓，最終用肉身消滅，精神長存的方式在場。又回到了夢是單一主體的慾望投射的邏輯裡。這就是《保持清醒》反覆探問的：夢是什麼？它的作用何在？是主體一個人在做夢，還是主體被夢擄獲？或者夢裡的每個人都是主體？這裡的「主體」是康德式的主體。他提出的命題「不只把他人當做手段，同時也要將他人當做目的（自由的主體）來對待」可否適用在夢裡的他人？

《X 檔案》(The X Files) 有一集就描述了夢與現實的神秘依存關係。穆德早晨醒來，起身，雙腳踏到地上，卻踏進一攤水裡，朋友送他的水床破了。接著他匆忙出門上班，又臨時去銀行辦私事，卻遇上搶案，他中彈，而搶匪被隨後趕到的史卡莉擊斃，但穆德還是回天乏術。然後他又醒來，又踏進水裡，又去銀行，又碰到搶案，又死了。但這次他感到似曾相似。他每次醒來，都有些不同作為，試圖阻止搶匪。他甚至已經預知搶案會發生，但還是無法避免被殺和醒來的循環。最後他醒來，起身，踏在乾燥的地毯上，出門上班，去銀行，走到搶匪身邊，拿出槍遞給他，寫了一張紙條：「我知道你要搶劫，用我的槍吧。」這次他打消了搶匪的念頭。他沒有死亡也沒有再次醒來，因為這次是「現實」。穆德在夢裡不斷修正自己，完成了以後才投入現實，拯救自己和搶匪的命運。

另一個很短的故事就更奇怪：一個來自西藏的活佛據說可以靠自身的修為改變夢境，比如夢中出了一場車禍，他能夠回到更早的時間點，阻止這件事發生。當然是否真有其事我不知道，令我感興趣的是：如果只是夢，何必費心修正？夢境又不會如 X 檔案般和現實相遇（他也沒有能力扭轉現實中的一場車禍）。莫非

²⁷ 同註 24，頁 35。



夢裡的人也是生命體，需要被幫助。

若我們把穆德每一次醒來都看作一個平行宇宙，並陳它們，而在大多數的平行宇宙中他都死了，那麼他對未來的「記憶」可以用日本漫畫《七龍珠》來解釋。特南克斯「回到」過去，警告悟空等賽亞人未來的世界被人造人毀滅了，他告訴他們拯救世界的關鍵，然後他「回到」未來。果然，未來被改變，人造人沒有毀滅世界。但真實的情形是：他去到了一個悟空及其夥伴創造的平行宇宙，他時空旅行的出發點，那個世界，依然被人造人毀滅了。這就是平行宇宙對時空旅行的解釋，避開了單一宇宙改變過去會產生的「祖父悖論」。²⁸穆德表面上在做夢，其實是去到了一個他死去的未來／平行宇宙，藉此警告自己。把夢等同於平行宇宙，把醒來和睡著看作時空旅行，那麼那位活佛做的事情，或許和穆德的差異就沒有那麼大。因為夢裡的人也活在他們的現實裡。

我們每一次沉睡，都進入某個平行宇宙，醒來的時候亦然。所以要善待夢中如現實裡的人。《保持清醒》裡，機器人真真三次醒來，是男孩三次沉睡，進入到不同的平行宇宙（帶有某種原初印記）。但最後一次，更像是男孩和心理醫生同時夢見機器人真真（帶有兩種印記）。

機器人真真最後一次醒來，她的狀態明顯不同於前兩次。面對胖子暴力脅迫，無事般面帶微笑，平靜地道出那首只有她聽得到的歌。她好像一個魁儡，但同時，又像一個說有光，就有光的上帝，說「兩槍」，胖子就開兩槍，指認真正的「胖子」，叫男孩男孩，最後想起所有事情：查特·貝克；「每一次我們道別，我就死去一點點。」這一場就像一個儀式——如瘦子所說——把玩具一一擺好。安放那些曾經有待商榷的事物。機器人真真被指派這最後任務。當一切問題都有解答，而且我們知道，都是正確答案，這個情境反而顯得不真實（這刻，最像夢；而機器人真真，最像機器人）。對胖子而言，都是無用的答案。

但機器人真真不在乎這些，不在乎被暴力對待或被捕，因為她已經與她的老

²⁸ 你回到過去殺了你年輕的祖父，祖父死了就沒有父親，沒有父親也不會有你，那麼是誰殺了祖父呢？

梗情境相遇——哈姆雷特不斷說要為父報仇卻用諸多理由延宕，最後卻簡單地完成了，這就是與老梗情境相遇，所以他也死了——說出那句經典句子。機器人真真和胖子在整場戲像是兩個平行宇宙。不同於男人和瘦子，胖子和機器人真真沒有相遇。各做各的夢。但最後，她卻對這個沒有相遇的人說再見。

2. 現實

雖然如上所述，幾乎要下了一個沒有夢，只有現實的結論，但畢竟，我們對現實和夢——可能是他人的現實——還是有一個基本的認知差異。我們用這個差異，去確認自己的存在（這不是夢），或假想另一個現實（如果這只是夢就好了）。

所以在《保持清醒》裡，不論是夢中夢或多個做夢者的結構，對那些在做夢的人——主要是植物人、瘦子、男孩——而言，都還是有一個相對的現實。男孩被抓走、瘦子夢中驚醒——帶出他被霸凌的過往——植物人是植物人，這些對他們來說，都是「現實」，然後他們開始做夢。為的是逃避一個用宏觀的角度看是相對，但創傷者所見到，卻是絕對的現實。是的，植物人、瘦子、男孩，他們面對的絕對現實，就是創傷經驗。這不是夢，神啊，如果這只是夢就好了。但在夢裡，我們也不能停止和自己的創傷相遇。這就是精神分析如此重視夢的原因。因為夢跟現實，像是彼此僭越、指涉。但這種「像是」的認知，會不會如兩面互相映射的鏡子，變成一種對我們自己說故事的方式——我們本來不活在任何故事裡——讓我們永遠活在創傷之中。

做夢的時候，有時候會感覺做過這個夢；有時候在生活中，會感覺這個場景在夢中出現過。胖子因為對一個「混混」開了兩槍——同一天瘦子被殺，兩個創傷經驗——而被強制去看心理醫生，最後他用同樣的手法兩槍殺了心理醫生，接著，他接到一通電話，瘦子死了。這是一個無間地獄的循環，這種無間地獄，可能只出現在夢裡或真正的地獄；但有時候，現實生活中，我們不也覺得彷彿處於永劫回歸，用重複原則壓抑快樂原則，就像活在一個無間地獄裡。

所以幾乎要下一個老生常談的結論：沒有現實，只有夢。既然如此，我故意把這段寫得很短，把「夢」寫得很長。雖然，以科學的角度而言，我們感覺起來再長的夢——如黃粱一夢——實際在腦中運作的時間，都不超過三十分鐘。

這個夢跟現實的零和遊戲，讓我聯想到《保持清醒》裡另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個劇本裡，有真正的人類嗎？

3. 妓女

這個劇本裡沒有真正的「妓女」。「援交妹」不是妓女的年輕版或妓女的另一個名稱，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用援助——最早是援助高中生學費——為名義進行交換，大叔就是援交妹最適合的對象，大人對小孩的「關愛」，把使用價值變成交換價值：「愛我就給我錢。」資助學生、給零用金的一方只是順便獲得身體上的回報。這之間暗示著感情——而不只是情慾——的流動。這是現代特有的「美學」：用溫情覆蓋在單純的對價關係上。所以日本 A 片的援交企劃時常帶有「戀愛感」，買賣兩造互相傾訴，短暫地成為情感寄託的對象。

妓女，是一個更古老的概念，代表的是各取所需，其中沒有移情作用。雖然也有嫖客和妓女產生情愫的各種故事，但那正是被視為「例外」而被傳說著。妓女是一個表演者，「婊子無情，戲子無義」這句不堪入耳的話把兩者作連結自有其脈絡；而我們——大叔們——都希望援交妹不要表演，希望她們自然而然。但這種現代人的想像始終要破滅，像吹破泡泡，這時候，乾脆自行創造一個場景，表演自然本身。這就是劇中大叔費心費力營造的景觀：把交換變成邂逅。援交妹並不理解大叔的願望，不懂花這些時間做這些事的目的，她直接拉起大叔的手，放在自己的屁股上。

或許這就是妓女跟援交妹最本質的差異：妓女更理解客人。所以在瘦子的機器人故事裡，她們擁有最大的話語權。《保持清醒》雖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妓女，卻有一個腳色——有別於角色——和妓女有某種親緣性以及巨大話語權：心理醫

生。日本學者柄谷行人在《作為隱喻的建築》一書討論教與賣，他寫下：

弗洛伊德認為治療過程中向患者收取高額報酬是不可或缺的。這是因為要讓通過移情作用而把與醫生的關係看作是愛的關係的患者時刻「回憶」起這是一次買賣。雖然令人遺憾，但是對醫生而言，患者僅僅把醫生看作醫生而形同路人時，治療才會有效。²⁹

當心理醫生說要幫真真「免費」治療時，被真真拒絕了。她摀住心理醫生的嘴，取走他的話語權。她不想要被當成「病人」——與一般病人相反，對愛人的免費治療強調的是醫病關係而非移情作用——她的腳色是心理醫生的愛人。另一個免費提供服務的角色援交妹，被懷疑正在吃「青出於藍」藥丸，才願意跟大叔做愛。破壞了大叔的幻見——免費本來有加強這個幻見的效果——因此招致大叔的暴力行為。援交妹嚼食口香糖——捷運禁止飲食——卻偶然揭露了「援交」甚至任何肉體交流最真實且殘忍的一面：「做愛要什麼情感？」³⁰

這兩個在劇本中並不直接相關的人物——心理醫生和援交妹——都在某一個時刻破壞了人類社會隱而不現的法則（潛規則），而引出真實性。

4. 諧仿／致敬

(1)

《保持清醒》有多處地方對文學或影視作品做出諧仿，如惡夢驚醒拔槍、心理治療、酒吧搭訕請酒、骨肉皮以及電車痴漢等。除了劇情有表示，瘦子和胖子是老萊塢以及美劇的愛好者；這個作品本身，即受諸多各類型作品影響，如同駱以軍所言，我們年輕或更年輕的一代，都是「經驗匱乏者」，擁有的，只有看書

²⁹ 柄谷行人著，應杰譯：《作為隱喻的建築》（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頁 137。

³⁰ 《保持清醒》第十四場。

看電影，得到的二手經驗，永遠在從事廣義的後設書寫。³¹

由於後設和諧仿的關係，這些「引用」，都有某種翻轉或變形，比如直接對牆壁開兩槍，反應了我對這個觀眾習以為常的電影畫面的懷疑立場。心理治療用自創的方式進行，一字詞二字詞三字詞，最後變成醫生對病患掏心掏肺。酒吧搭訕、電車痴漢，則是改變了主被動的關係。特別的是骨肉皮段落，這條支線我稱之為「藍儂與打子」，是與其他支線最無關的。當然，大叔和援交妹聽到的聲槍和叫聲，明顯暗示「The Martian」發生的事；而藍儂這個真實人物，他的歌惡夢般不斷出現。但打子，在我試圖結構整個劇本之初，就是我想隔離在外的人。他的原型是一位很酷的朋友，總是隨身攜帶大麻和穿著飄逸的斗篷式大衣。

這是他告訴我的故事——所以比剛剛所說其他故事都更接近一手經驗——他在一間酒吧打工，剛好一個獨立樂團來台灣演出，演出完到這間酒吧喝酒，他就跟主唱聊起來了。後來，他們去另一間酒吧續攤，酒酣耳熱之際，主唱的一個外國友人問主唱：“Is she a groupie?” 朋友的英文不好，但他聽得懂這句話，他轉述給我聽，順便表達不爽。沒錯，他們後來上床了。沒錯，朋友是生理女性，但我卻直覺認為這個半真實角色可男可女。後來我傳這段落給他看，他最喜歡那句「我不是骨肉皮。我是他媽的皮包骨。³²」他真的好瘦。

(2)

序場的諧仿，不同於其他場，這是劇中角色有意為之，甚至堅持。因為是說給孩子聽的床邊故事，瘦子堅持要以「從前從前，在某個遙遠的……」開場，即使兒子提醒他：「從前」沒有機器人。完成劇本初稿以後，我去電影院放鬆，看《星際大戰外傳：俠盜一號》，它的片頭字幕提醒我，星戰系列電影，總是用「很久以前，遙遠的銀河系」作為開場白。文化工業下的我們，逃也逃不了各種「植入」。或許瘦子也是，或許他不是，所以故事結束在「詛咒」這個古老的概念下。他用神話式的、啟蒙前的說法解釋人工智慧——人類除魅且成為上帝的象徵——

³¹ 參自駱以軍著：《經驗匱乏者筆記》（新北：印刻出版）。

³² 《保持清醒》第九場。

的行為；對應心理醫生類進化論的思維：這是「自然現象」。

(3)

第十場除了遙相呼應第三場機器人真真口中的第二個「秘密」，將此欲言又止補足——必須強調，這兩個機器人真真未必是同一個——還有兩個致敬對象：一是艾西莫夫的一個短篇〈第一法則〉；另一個是易卜生（Herik Ibsen）的經典劇作《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

艾西莫夫在他短短的創作自述中強調：「我必須警告您，這個部分的第一篇故事〈第一法則〉只是個玩笑之作，您可千萬別認真。³³」他所謂的玩笑，是指一個機器人竟然違反了第一法則，而原因是出自神聖的「母愛」。這個名為艾瑪二號的 MA 型機器人，生下了艾瑪二世。科幻大師艾西莫夫絕不相信機器人懷孕生子的可能；但《保持清醒》這一場，機器人真真宣布懷孕，至少對她而言，不是個玩笑。就算拿掉「夢」的框架，難道真的不可能有那麼一天嗎？

托瓦德，相信我，這個問題不太容易回答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覺得很困惑，我只知道你和我的看法相當不同，我也學著了解這些法則(laws)和我所想的並不一樣，可是我發現我不能說服我自己這些法則是正確的。³⁴

熟讀《玩偶之家》的人，應該很容易認出這是諾拉對丈夫所說的話。巧合的是，易卜生和艾西莫夫都用了同一個字眼「法則」——我不知道挪威原文是什麼——還記得有位機器人隱約感受到人類世界也有法則嗎？十九世紀的西方世界，顯然有許多法則強加在女性身上，它們的力量幾乎不亞於內建式的，所以《玩偶之家》招致了不道德的批判；另外有些人，則視易卜生為女權運動的先行者。當然，後者被解構掉了，因為諾拉的那句「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我像你一樣。³⁵」

³³ 同註 17，頁 247。

³⁴ 易卜生著，劉森堯譯：《玩偶之家》（臺北：書林，2006），頁 103。

³⁵ 同上，頁 102。

女人想要像個男人，做個有思想的人。³⁶

若說諾拉像玩偶，機器人真真就是一個性愛機器人；《玩偶之家》是男人和女人的對立；《保持清醒》，則是人和機器人的對立。人控制機器人，心理醫生想要治療機器人真真的認同問題。女人和機器人都決定離開「家」。不同的是，諾拉在潛意識裡依然運行著「自我他者化」的程式，而機器人真真則說：

離開你以後，我會重新找到自己。你說的沒錯，自我認同很重要。（頓）搞不好，最後我真的會發現自己是一個（思索詞彙）……機器人。誰知道。就算這樣，我也要生下機器人寶寶。³⁷

她沒有堅持要做一個「人」。重點是「我」的性質是什麼，諾拉作為一個西蒙·波娃（Simone Beauvoir）口中永恆的他者——女性——卻渴望消除他者性，成為人=男人；反之，機器人真真有朝一日，發現自己是機器人，她會接納自身的機器人性，並生下機器人寶寶，而不是人類之子。

機器人真真相比諾拉，跨出了一步，但這步並不大，因為作者本人遲疑了，試圖利用藍儂吐出的大麻煙、舞台燈光變化，以及查特·貝克的爵士樂，營造一種不真實感，去懸置機器人懷孕的真實性。

或許我們真的很難相信，真的有那麼一天。

四、核心

1.

打子要求藍儂再多說一點，於是他就說了一個貝克特式的故事——先生，我不知道——做為開場，但這個故事後來有了續集——再多說一點——他第二次去

³⁶ 用「解構」一詞，不是將易卜生還原成一個本質沙文的劇作家。用德希達的話說，哪裡存在著兩種以上的聲音，哪裡就存在著解構的潛力。

³⁷ 《保持清醒》第十場。

見槍手，槍手給了他一個答案：我想成名。但沒有成功。藍儂回敬他一個張愛玲式的答案。張愛玲說成名要趁早，又說：對於三十歲以後的人來說，十年八年不過是指縫間的事。最後，藍儂回到自身，說出那句搖滾名言：不要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說的話。也是在這刻，他回歸披頭四的約翰·藍儂。久違了。

所以，我再多說一點。

2.

我選擇拉岡的理論去觀看《保持清醒》，但實際上是藉由齊澤克去傾斜觀看拉岡。所謂「傾斜觀看」(looking awry)，齊澤克的說法如下：

如果我們很直接地看，也就是實際地、有距離地、客觀地觀看事物，我們卻只會看到一個無定形的汙點；這個物體會呈現清晰的形態，是只有在我們用「一個角度」，也就是，用「一種有興趣」的觀點在看，而這個意象就是一種會被慾望架構、滲透，以及「扭曲」的意象。³⁸

可以說傾斜觀看的時候，讀者就成了寫作者，如同寫作者是第一個讀者。《保持清醒》便是我的幻見空間，我在裡面學習找到慾求之物。如菖哈絲(Duras)所言：「如果在動筆以前，在寫作以前，我們就知道要寫什麼，我們就永遠不會寫了。不值得寫了。³⁹」這張寫作前面對的空白的紙，不正是幻見空間嗎？巧合的是拉岡寫了一篇文章，說寫下《勞兒之劫》(Le Ravissement de Lol.V.Stei)的菖哈絲不用讀他的書，就懂得所有拉岡那些晦澀的理論。

所以，如果我寫《保持清醒》以前就知道慾求之物，就不值得慾求了。如同寫到一半，機器人才被寫進去，而到最後，幾乎人人都成了機器人——偷偷告訴你：男孩可能是唯一例外——除了機器人，我在《保持清醒》裡，還找到一些關

³⁸ 同註 24，頁 14。

³⁹ 瑪格麗特·菖哈絲著，桂裕芳譯：《寫作》(臺北：聯經，2006)，頁 40。

鍵字，做為小幻物、慾望的客體因，或曰「核心」，隨你高興叫它們什麼名字。當然，核心不會是一個——去光華商場逛一逛就知道，這是多核心的時代——我——講給你聽。



3.

保持清醒、夢、創傷、現實、猜測、惡、廁所（內部的內部）、法則、暴力與溫柔、承諾、不在的在，以及愛。「愛」，不同於其他——除了同樣用提問的方式出現——是唯一一個直接用反面的方式，被蔑視的字眼。

不禁想再回到藍儂身上——他真是讓我多話——他是劇中唯一一個不論是對愛人、或經紀人，都可以輕易說「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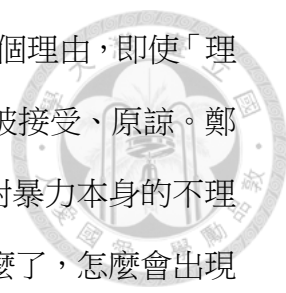
除了愛——我對愛有偏激的看法——不同於許多劇本，討論的是語言的不可靠，《保持清醒》藉由機器人，展示一種言行一致的邏輯，他們總是先說了即將發生的事，然後讓那件事發生。機器人真真如是說，如此做；瘦子如是說，如此做。與這種強迫症似的透明感相對的，就是廁所體現出的我稱之內部的內部。這個男孩幻見空間裡的密室，劇中人物如同觀眾，永遠猜不中裡面有什麼或沒有什麼，就像薛丁格的貓的黑箱子，只有打開，直接觀察，才能完成一個宇宙。

如果要我將《保持清醒》的核心再限縮，變成雙核心好了，那麼這個劇本的處理器將會是：廁所與愛。

五、兩個結語

1.

第一次看沙拉·肯恩（Sarah Kane）《驚爆》（Blasted），因不熟悉其中對內戰的指涉，很直覺地把士兵如砲彈碎片般闖入旅館房間，解讀為一個暴行（性侵）如磁鐵般吸引了另一個暴行（戰爭）；暴力與暴力不只並置，且互相糾合。這之間不需要道理，或許除了彗星，無名的暴力也可以讓兩個平行宇宙相交。



男孩問心理醫生：「為什麼是我？」受害者總是想要得到一個理由，即使「理由」並不會解除他的痛苦，但極端無謂地被加諸暴行，更不可被接受、原諒。鄭捷事件之後，許多人主張無差別殺人犯唯一死刑，就來自這種對暴力本身的不理解。或不願理解。另外有一些人，則如問蒼天般問台灣社會怎麼了，怎麼會出現這樣的邪惡之徒。他們想要找到問題的根源，治癒它。

我認為，他們問錯問題了。真正的問題是：台灣為何這麼晚才開始出現大量殺人的無差別殺人犯？美國、日本無需贅言；在中國，很多年前就有人闖進幼稚園屠殺小孩。當台灣犯罪圍繞在為情、為錢、為仇之際，世界各地，不斷出現沒有理由的犯罪。科倫拜校園殺人事件之後，葛斯·范·桑（Gus Van Sant）拍了一部影射此事件的電影，《大象》（Elephant），片名取自「瞎子摸象」的典故。在片中，導演並陳古典鋼琴和射擊遊戲在槍手生活之中，與其說電影試圖理解悲劇如何發生的；不如說葛斯·范·桑只是拍：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我們都是那個盲人，無法摸清大象的全貌。

我不是對這樣的浪潮樂觀其成，但我們都該承認，就像集中營是啟蒙現代性的驗證——而非野蠻未開化的一面——無理由的暴行，是後現代性，或後後現代性——我不知道我們還能後至何處——的病徵，如同《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裡小丑代表的力量，是清理老派的犯罪，把犯罪提升到最純粹的境界。就像純度最高的海洛因，吸了就喪命。不給人墮落的過程。

《保持清醒》裡心理醫生殺死瘦子、虐待男孩；機器人殺死人類，取代他們。這些暴行，源自上述的理由：沒有理由。而瘦子受制於床邊故事，一種理性的、寓教於樂的話語，他設定三大法則，替機器人的每個行為找出原因。對心理醫生而言，瘦子是荒謬的，問他為什麼的男孩是荒謬的，一切都是自然現象而已。心理醫生死前黑暗中的大段獨白，讓他好像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但那可能只是另一個故事而已；就像小丑，說了三個不同的故事，解釋他裂開的嘴巴。

甚至在這裡，我不介意先說說自己的事。你不再是胖子，我也不再是醫生。
這樣我們更自在、舒服。⁴⁰



在這裡，這篇自述裡，我也不介意說得更明白一點：心理醫生的獨白，是一個半自傳式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我扮演什麼角色？或許最困擾我的地方就在這裡，它沒有形成一個創傷經驗，消費它的經驗倒是很多。但以前沒有「自述」這個幻見空間讓我做這番告白，如今我看得更清楚了：我並不活在這個故事裡。這就是創傷無法形成的理由。除非你找到一種方法去說。所以別人的故事、愛人的故事時時糾纏住我們。我們反覆向自己述說別人的故事。

將別人的創傷變成自己的。我去東部玩，搭一台小巴士，偷走了車上的一個玻璃擊碎器。現在我將它隨時擺在我的人造皮公事包裡，等待著去敲碎某人的腦袋；有時候，則是隨便誰的腦袋都好。後者在我的腦袋裡縈繞不去時，我會吃一顆藥，但同時，理解了那些無以名之的暴行。

目前也只能這樣，用一個無名去接近另一個無名，佛陀捻花迦葉微笑，我也跟著笑，好像隱約理解什麼。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去直面鄭捷，去複雜地寫他或其他，而不只是一站一站地播報站名，最後停留在地獄般的龍山寺站，關門。

2.

很久以前，讀金士傑的劇本《明天我們空中再見》，具體寫了什麼已經遺忘，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附上的〈編導心得〉，標題是「我們不能停止彼此傷害」，文章寫什麼也遺忘了，但記得他開頭說他以前聽過一首英文歌：〈我們不能停止彼此傷害〉。歌名本身擊中我內心一塊，或許可稱之為柔軟，或許可稱之為堅硬但立刻被這個句子化解如雲的無以名狀之地。沒有英文歌名，找了很久，找不到這首歌，但中文譯名已經足夠成為某種真相。

⁴⁰ 《保持清醒》第十六場。

時常覺得世界很糟。一位歷史老師問我們：世界每一日有戰爭和沒有戰爭的比例多少？我忘記答案了。但有戰爭的日子遠遠超過沒有戰爭的日子。讓我們試想，消彌所有的戰爭，一併消彌飢餓，每一個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結婚或不結婚，可以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性別認同而不干涉他人，世界都是好人；但我們，依然不能停止彼此傷害。

在台灣這個相較之下承平的國家——或許還不能稱之國家。再加碼，讓我們有共同的國家認同吧——使我們受傷的，往往都是身邊的人，而他們，往往都不是壞人。只是我們太脆弱了，人與人之間的選擇和相左，多數時候，與邪惡無涉。一個誠懇的拒絕，就足以造成傷害。佛教在這方面，有其洞見。尼采這個無神論者，對佛教有深刻的理解：

它不再說「與罪惡抗爭」，而適當的尊重現實，只說「與痛苦抗爭」。由於佛教遠離那些道德概念的自欺，所以，佛教與基督教迥然不同。用我的話來說，它立於善惡之外。⁴¹

一位喇嘛說過，佛教沒有罪的概念，而是說：繞遠路。一切情慾是苦，是繞路。而我們彼此糾纏在這些情慾裡，並且彼此糾纏。這就是我時常在想的問題：沒有人犯錯，大家背負的不是「原罪」，是融進自身的彼此。沙特在《無路可出》（No Exit）最後導出的經典結論——他人即是地獄——把劇中所有角色都變成好人仍然成立。《保持清醒》最後胖子對電話那頭陌生人的獨白，就是來自這個縈繞在我心頭，或可稱作人生終極的謎。雖然，胖子這個平常不講道理的硬漢，把它改編成自己的版本，自己的理解，用這個理解，去實現他的諾言。

最後胖子到底聽到了什麼，微笑著說：謝謝。再見。我必須承認，我沒有想過，所以我並不知道。我暫時把這個溫暖的空白留在他們兩人之間。或許有一天

⁴¹ 尼采著，劉崎譯：《上帝之死》（臺北：新潮文庫，2006），頁 84。

我會知道，我會想起。就像有靈魂，想起一直存在，無需學習的事。



參考書目



- 金士傑著：《金士傑劇本》（臺北：遠流，2013）。
- 紀蔚然著：《現代戲劇敘事觀：建構與解構》（臺北：書林，2006）。
- 駱以軍著：《經驗匱乏者筆記》（新北：印刻出版，2008）。
- 柄谷行人著，應杰譯：《作為隱喻的建築》（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 著，林暉鈞譯：《倫理 21》（臺北：心靈工坊，2011）。
- Alexander Graf（亞歷山大·葛拉夫）著，黃煜文譯：《溫德斯的電影旅程》（臺北：時周文化，2012）。
- E.M. Forster（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
-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尼采）著，劉崎譯：《上帝之死》（臺北：新潮文庫，2006）。
- Geoff Dyer（傑夫·代爾）著，韓良憶譯：《然而，很美》（臺北：麥田出版，2012）。
- Henrik Ibsen（易卜生）著，劉森堯譯：《玩偶之家》（臺北：書林，2006）。
- Isaac Asimov（以撒·艾西莫夫）著，葉李華譯：《艾西莫夫機器人短篇全集》（臺北：貓頭鷹出版，2014）。
- John Berger（約翰·柏格）著，吳莉君譯：《觀看的視界》（臺北：麥田，城邦文化，2010）。
- Marguerite Duras（瑪格麗特·莒哈絲）著，王東亮譯：《勞兒之劫》（臺北：聯經，2006）。
- 著，桂裕芳譯：《寫作》（臺北：聯經，2006）。
- Sarah Kane（莎拉·肯恩）著，胡開奇譯：《莎拉·肯恩戲劇集》（新北：印刻，2009）。
- Slavoj Zizek（紀傑克）著，蔡淑惠譯：《傾斜觀看》（苗栗縣：桂冠出版，2008）。
- Walter Benjamin（瓦爾特·本雅明）著，張旭東譯：《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支三聯書店，2012）。

彩蛋⁴²



捷運行駛聲不斷。燈亮。場景為捷運車廂簡易版。有兩組座椅，一組為淺藍一般座，一組為深藍博愛座，兩組座位呈垂直的相對位置。燈亮時大叔和援交妹站在車廂中。大叔背對援交妹，手拉拉環，身體有節奏地晃動。援交妹靠在銀色竿子上，一動不動，像定格般。大叔時不時偷瞄援交妹。

廣播：善導寺、(台語)善導寺、(客語)善導寺、Shandao Temple Station，左側開門。

真真和機器人真真手挽著手進車廂，入座一般座，親熱。李昌鈺走進車廂，先站到一般座前，低頭一看，搖頭閉眼，轉一個方向，站在博愛座前。

廣播：(警告音) 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關門警告，男人側身閃進車廂) 登—登—登—登—登——

捷運行駛聲。男人環顧車廂，最後繞過李昌鈺，坐進博愛座。李昌鈺依舊站在博愛座前，男人斜前方。李昌鈺看男人一眼，他們兩人對望，定格。李昌鈺抖了一下身體，抬頭直視前方，舉起手，手上有拉環。真真和機器人真真各自滑手機。時不時互看手機、自拍。大叔往援交妹靠近。援交妹依舊不動。

廣播：台北車站、(台語)台北車站、(客語)台北車站、Taipei Main Station，左側開門。

心理醫生肢體僵硬地上車，緩慢朝博愛座走去，這時戴墨鏡的打子後發先至，撞了李昌鈺一下，李昌鈺踉蹌，拉環掉在地上。打子搶先一步坐進博愛座。心理醫生定住。大叔已站到援交妹身後。

廣播：(警告音) 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關門警告) 登—登—登—登—登——

李昌鈺撿起拉環，停頓，看了心理醫生，又看打子，然後向前站一步。手拿拉環在打子面前揮舞。同時大叔手伸向援交妹屁股。

⁴² 契訶夫說過，若第一幕出現一把槍，結束前一定要有槍響。本劇真正結束在胖子的「再見」，而此段落，模仿好萊塢電影片尾多出的尾巴，稱作彩蛋，是為了呼應第十三場心理醫生提到的藍線終點站，是那聲最後槍響。這條尾巴，閱讀或演出，可自由取捨。

打子：(抬頭) 你幹嘛？

大叔的手停在半空中。

李昌鈺：你果然看得到。(指心理醫生) 沒看到這位老先生嗎？

打子：你幹嘛在我面前揮舞拉環？很不舒服耶。

李昌鈺：你沒瞎嘛。(對其他人) 對不對，他沒瞎嘛。

打子：花惹發？

李昌鈺：沒看到你坐在什麼位子上嗎？



打子轉頭，把墨鏡架到頭上，研究博愛座。李昌鈺又向他揮拉環。

打子：幹嘛啦？

李昌鈺：(指博愛座圖示) 有沒有看到這四種人？

打子：看到了。

李昌鈺：你是這四種——

打子：吃棒棒糖的人、抱籃球的人、穿泡泡襪的人，做愛的人。

廣播：西門、(台語) 西門、(客語) 西門、Ximen Station，左側開門。

藍儂上車，手一直插在外套口袋裡。李昌鈺看看大叔和援交妹，但他們兩人維持定格姿勢。李昌鈺看到藍儂。

李昌鈺：(對藍儂) 現在的小孩，不懂得尊重長輩。沒禮貌。

廣播：(警告音) 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關門警告) 登—登—登—登—登——

藍儂沒回應，背對眾人縮到角落。打子戴起墨鏡，對李昌鈺做鬼臉。真真和機器人真真分別用手機拍打子和李昌鈺。

李昌鈺：你什麼學校的？

打子：(火星語)

李昌鈺：(火星語)

兩人激烈地用火星語吵架。藍儂開始發抖。

廣播：龍山寺、(台語) 龍山寺、(客語) 龍山寺、Longshan Temple Station，左側開門。

男人下車。兩人繼續吵。藍儂發抖。

廣播：(警告音) 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關門警告) 登—登—登—
登—登——

藍儂轉身，環顧所有人，最後走向大叔，拍他的肩，大叔維持伸手的姿勢轉身，手剛好握住藍儂刺向他的刀。藍儂將刀刺進大叔身體。大叔一聲慘叫：啊。李昌鈺跟打子的吵架變成無聲且慢動作。

藍儂：去死。

援交妹依舊不動。真真起身想逃，藍儂拿刀子追殺她。機器人真真用手機直播真真被殺。真真在地上爬行，藍儂從上往下刺穿真真的身體。真真叫：啊。

藍儂：去死。

援交妹不動。藍儂把刀從真真身上拔起來，往後一揮，機器人真真被砍倒，手拿著手機，伸向天空。這時李昌鈺邊吵邊轉頭看到這一血腥畫面，慘叫一聲：啊。藍儂像收到訊號，迅速轉身衝向李昌鈺。

藍儂：(刺李昌鈺) 去死。

李昌鈺倒進博愛座。藍儂刺李昌鈺第二刀、第三刀、第四刀。每一刀都有一聲「去死」。

藍儂：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

李昌鈺的血不斷噴出來，像噴泉，藍儂的動作和聲音越來越機械式。

廣播：江子翠、(台語) 江子翠、(客語) 江子翠、Jianzicui Station，左側開門。

藍儂：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

這時兩名警察(瘦子和胖子)走進來，一左一右架住藍儂，但沒有拉開他。

瘦子：好了，他死透了。

胖子：對，他死翹翹了。

藍儂繼續戳刺和平板地念「去死」。

瘦子／胖子：（互看）他當機了。

兩人伸出右手，放在藍儂耳邊，非常有默契地同時打響指：啪。藍儂停下來了。全員定格。

